恩坡散稿 三

疏劄啓狀
教書
不允批答
應製祭文
箋文

5563.8
3123
v.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er

恩坡散稿卷之三

文類

疏劄啓狀

辭持平疏

再疏

辭正言疏

辭副修撰疏

辭副校理疏

辭持平疏

辭正言疏

244104

辭校理待罪疏
對宋德相陳卞仍辭副校理疏
辭副修撰疏
再疏
館直經出疏
請寢鞫囚酌處之　命仍辭館職徑出疏
對俞岳柱陳卞疏
對金鍾秀陳卞疏
請議藥諸醫拿鞫仍辭館職疏
辭校理仍陳所懷疏

辭修撰仍陳所懷疏
對金漢耆兪彦鎬趙鎭幷陳卞疏
論濟州事請遞吏差代疏
濟州歸後納符陳民事疏
辭刑曹參議疏
玉堂請寢龜柱出陸定配之命箚
避嫌啓辭
巡撫濟州因士民狀請營建大一觀狀
陳島中民情移倉便否狀
馬場禁耕事宜狀

孝烈忠請旌襃狀
旌閭舉行陳聞狀
琉球漂海事情陳聞狀
三邑災歛請賑狀

敎書

敎洪忠道觀察使李東勖書
敎平安道觀察使李徽之書
敎摠戎使徐有寧書
敎黃海道觀察使黃昇源書
敎洪忠道觀察使金文淳書

教咸鏡道觀察使徐有寧書
不允批答
領議政鄭存謙四度呈辭不允批答
應製祭文
永昌大君墓致祭文
明安公主海昌尉吳泰周墓致祭文
三角山祈雨祭文
白岳山祈雨祭文
不覓山祈雨祭文
漢江祈雨祭文

奉命諭祭三邑饑疫死亡文
箋文
英宗大王尊爲世室 元子定號 大殿陳賀
箋文
惠慶宮加上 尊號陳賀箋文
冬至陳賀箋文
甲辰正朝陳賀箋文

恩坡散稿卷之三

疏

辭持平疏

伏以古者設官必以臺省為重者為其任言論之責而主是非之公人主之尊有不得奪其議也故朝廷倚而益尊奸邪望而知畏有人如此可以遂折潛萌之奸如內史之於淮南有國之置臺省宜其難慎也方今淬礪初政振刷朝綱凡所以杜亂源而回泰運者宜先揀擇臺省而濫竽之選至及於如臣愚魯臣誠莫知其所由也今夫臺省之所爭孰執非公議之

發而噫彼鄭妻龜柱之惡即國人之所共誅也任諫諍之職者无豈可一息容忍或忽於不與共生之義而竊觀三司之啓跨踰數年習於狃安日日請臺之論有如應文備數爲 殿下耳目之臣者其可謂盡其責乎昔宋臣王拱辰言事力爭至於引裾章十八上而終得其請此不過尋常論事而誠意孚於君心風采溢於朝端至今可以想像於千載令使拱辰在者目見國賊之未討必將碎頭瀝血不止於引裾十八章而已 殿下雖欲以恩掩義一向靳允其可得乎惜乎堂堂 聖朝獨不得如拱辰一人終使國賊

假息未淺國人之憤巨魁未殲餘醜益肆種種亾逆
接跡潛萌於數年之間此固臺省之未得其人不惟
不能迸折而猶不得亟施顯戮也至於臣之謭劣尤
居人下而今玆 恩除遽在 動駕之際從班 召
牌義不敢違仍又詣臺淟涊㤼懦雖不能力爭 天
陛區區之心竊自慨惜於臺省之無人也今使臣冐
居其職既不能力追古人徒損 聖朝臺省之風亦
臣心之所深愧也嗚呼衛國之謨莫急於誅討亾賊
討賊之義必須於孚格 上心其爲責惟在臺省亟
先遞改臣職名使令之居臺省者皆知如臣之愚不

足以任其責則庶幾有開悟 天心萬一裨益於討賊之義者矣言由肝肺望切雲天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察職

再疏

伏以臣濫叨臺職猥陳辭疏區區竊以爲未效古人廷爭之義不能格回 天心誅討賊魁是負職責也情慝自引言未盡暴斷斷危衷不能自已玆敢更伸愚悃伏乞 聖明垂察焉噫嘻天下之生久矣千古亂逆不知其幾何而未有如鄭妻龜柱之至妖極凶

逞邪謀於肘腋之際蓄陰圖於肺腑之地其至逼
聖躬幾危 宗社之罪國人之所共知而腐心痛骨
者也 殿下莅臨天位捴攬乾綱承 宗廟而主神
人凡所以一號一令一宜出於至正至公乃可以服
人心垂後世矣而三司之議下而竝從之請 上而
不允之批使作二字文具此豈臣民之所望於 殿
下者哉 殿下天鑑洞照聖智如神豈不知私恩之
難掩公義而至今靳允者何也臣愚妄意 殿下必
以置外之一女子窠臼之一窮囚為不足憂於是乎
不忍之心仍有以蔽之而唯彼凶圖根未去而蔓猶

滋則豈非可憂之深者乎至於龜柱之亟尤有甚焉蓋其廣布財賄多結死士黨緣討罪暗售私憾甚至於以銅闌而敢爲言根以　先王而敢爲可欺人臣極罪無所容於天下萬世矣及夫處分明正之後窮寇追獄計無所出終至於量翼諸賊之出而極則

殿下亦安知一年二年因循不斷不復生他變乎聖人用刑不以仁傷仁誅一巨惡擧天下以服則此所謂盡於義而終爲仁也今日之事豈不爲姑息之仁而大有累於　聖德耶朝綱由是不振國勢由是不尊奸邪無所畏法亂逆有以生心惟彼種種餘醜之

尚追王章者臣不暇盡言而兩賊之罪豈可一日不
誅食息恬安者歟嗚呼今之爲　殿下耳目之臣者
苟有古直臣忠奮慷慨之節則必將隻手排闥碎首
於殿陛之間而臣未能效也抑臣日前之疏憤誅討
之不行悶誠意之難格反躬自引語仍及於臺省此
不過交相勉責之義耳不意諸臺一時過引終被譴
罷此實臣誠不孚人辭未達意之致也臣既不能盡
職而反使僚臺引遞一則臣罪二則臣罪臺省一步
臣固自畫而區區之望猶冀　聖心或悟天討亟行
則其所以絕亂萌而服羣心者實在於此矣仍　命

遆改臣職名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雲
激切冀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所陳當留意爾其勿辭察職

辭正言疏

伏以人臣之義莫急於討賊聖王之政必先於立綱
賊未討則彛鸞未暇少緩綱不立則治理不可苟安
而君臣上下所不可一日忘者也臣竊觀前史歷代
君臣或不知其有亂賊而不得討焉或旣知其有亂
賊而不能討者多矣今則不然一國之所共討者
殿下旣知其可殺而未嘗不示威群臣皆知其可殺

而未嘗不聲罪此不可謂不得討也亦不可謂不能
討而因循延拖終不得施以常憲此其故何哉書曰
予曰宥爾曰辟傳曰帝曰赦皐陶曰殺此皆泛謂大
辟之罪也夫絶人紀而干天誅如彼凶賊而猶曰宥
赦臣未敢知也 殿下臨御以後凡於施措若可以
稱量權衡欲其無一毫過差而獨於此事每以慽我
先王慈聖累及於批旨臣未知國賊未討朝綱不
立宗社將危神人咸憤而 殿下猶不欲較量輕
重泃濡於私恩而止哉 殿下之明豈爲此也必以
爲三司之啓章牘相連賊不可謂不討矣諸賊之罪

竄黜已加綱不可謂不立矣假之以一日之息姑無害於國計而於是乎上下恬安只欲以虛文而應天討而已嗚呼古之聖人亦非欲必行誅討之事也誠以君臣大義一有干犯而竟失邦刑則天常隳而人理絕終至於亂亡故有不然成王之仁必不誅二叔文帝之賢必不殺元舅也噫嘻天討之不行久矣忠良爲之解體姦邪得以縱心難言之禍勢所必至而前歲之冬溫無氷安知非上干陰陽耶洪範庶徵豫則常燠豫之爲言舒也漢儒云有罪者不殺失在舒緩而周衰無寒歲者此也臣非敢過爲危言欲以驚

動天聽而荏苒數年之中民志不定人心益搖淫
朋無以破除醜類相與糾結禍起一夕莫遏燎原之
勢則殿下雖欲悔之可復及乎方令之計群臣所
以進言不爲不多而此賊未討萬事皆僞矣聖上
所以求治不爲不切而此賊未討大綱不立矣此臣
所謂君臣上下不可一日忘者而悠悠泛泛只置之
應文之科則臣實痛之仍念臣於前冬忝在憲職敢
言臺官之不職此固臣自反而亦不過交勉之意耳
義顧重於必討嫌則小於相規臺垣之臣益當淬礪
志氣灑會神精宜自盡於沐浴之誠而乃反強引臣

言欲為退托之資臣竊為之慨惜而噫嘻此賊竟無可討之日乎臣既不能積誠回天奮氣討亾而愚狂之言反階諸臺逡巡之地見今右僚亦有以臣言而不進者則今茲 恩命之下義難冒承亦何敢抗顏復言而臣聞古昔聖世諫無專官工商之賤無不得言今臣所言即一國輿臺之言也竊冀天鑑回照聖心夬斷則人臣討賊之義可以畢伸 聖朝立綱之政可以大振仍 命鐫改臣職名以為人臣不誠者之戒焉臣無任稽首北宸瞻望冀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言雖是予亦有斟量者爾其勿辭

察職

辭副修撰疏

伏以父子君臣固有異於恩義之分而臣嘗讀古人資父移孝之語未嘗不深感也臣三歲而孤又早失母天壤之間盡人倫而可以專心所事恩與義至者唯我 殿下也釋褐數載遍玷從班區區戀君之誠根天理而達人情炳然寸心不泯如毋令使臣出入法筵昵近耿光以少伸犬馬之情則臣之所欲願而不可得者也臣豈敢虛辭巽讓以自欺其斷斷之心而今臣所叨之職即古之集賢學士也經術文章尚

不足以裨聖學而燮治猷則固不可居其職也徒結戀愛之情而冒承光榮未效涓埃之報而濫尸職位亦臣之所未敢也臣雖至愚粗闇人臣事君之義百工庶職皆可以量能度力宜自盡於去就之節則不思職責之難效只知趍承之為恭者不免見譏於君子而況是論思之任尤豈可不自量度徒然以奔走為事而已哉顧臣早而失學晩益無聞平生伎倆不過抉摘章句點綴文字苟為功令之業而止耳經傳正文腐儒老生之所皆誦而臣不能盡讀尋常句讀之間往往多不辨音義持此而冒入 經幄之列則

臣雖欲貪榮戀寵不顧進退之義而亦豈不貽羞朝
廷乎臣於除職之初猥蒙 召牌之再臨畿甸賤臣
不敢遽違顛倒承 命粗伸微分非敢為居然仍冒
之計也臣聞臣之於君若能如子之於父則至誠所
感無所不應今臣所懇實由衷赤無一毫假飾之辭
誠如赤子之呼籲父母竊有冀於 聖鑑之俯諒也
臣既乞遞本職則兼啣非所可論而同副承旨李奎
緯即臣妻兄春秋之啣在公格又不可暫帶不敢不
並瀆 宸聽伏乞 聖明亟命遞改臣職以重名器
以安私分焉臣無任冀懇惶恐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兼帶春秋下該曹稟處爾其勿辭察職

辭副校理疏

伏以臣之不合於三司言議之職臣非不自知也因仍數月猶不敢爲自引之計者區區之意竊以爲備員充數奔走如百工以自盡於休畏之義而恭俟罪譴而止耳頃於試士往役之日諸僚處義至有徑出而臣不敢同焉歸而復命又叨恩除適會蓋臣休退擧朝憂憫顚倒肅命洪恩就直而因循不能一言以貢區區憂慨之忱則其爲不言而失職者無

論時日之先後實無異於拜劄旋止終被 譴罷之
諸僚矣臣雖欲苟安自恕泄泄如前日之計而臣身
羸恥固不足恤其何以礪一世委靡苟且之風乎玆
不得不拜章 宸陛徑出 禁扃伏乞 聖明亟治
臣罪以爲爲人臣不誠者之戒焉臣無任瞻天祈懇
惶恐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察職

辭持平疏

伏以臣猥陳疾病自犯逋違方俟慢 命之誅遽承
察職之 批臣心惶隕若墜淵谷玆以僚臺處置緇

有召牌之降臨而顧臣病情無以起動只頑然若無知又犯逋違之罪臣心到此尤無所容況伏見昨日所下 聖旨遇災警惕至有減膳之 教求助臣隣辭旨藹然臣於病伏昏迷之中尚有寸心之不泯百回奉讀不覺感淚仍念臣前後三司踐歷殆適而不能出一言論一事少補裁 聖上求治之至意臣之失職之罪臣嘗自訟而含默苟容之譏久已不免於有識之議矣今於院啓堂劄之所論臣何敢為自引之義而亦不敢强其不能實然為隨人進言之計此固臣區區之微義而三司職名一日猶在臣身臣

之孤負我　聖明求言之盛意者罪又大矣竊臣愚
昧之見猶有卽事之所欲言者惟我　殿下嘗以納
諫㤼聽懋為致治之本而耳目之列未聞謇諤之言
此雖由於如臣苟充之故而臣愚死罪猶以為　殿
下有未盡於來諫之道而有以致之也雖以尹得孚
事論之其所為言毋論得失顧其意亶出憂愛欲使
吾君無少過差於施措之間耳苟或不槩於　聖心
惟當優容而已矣而　批旨詬責摧折太過至以筵
中失措謂不足責之以言議風稜臣竊以為過矣疎
遠之臣或有失於　筵席體例則此固可恕　殿下

亦安知言議風稜之必不可責之於此人耶至於新
迸舊迸緩急失錯之教无非言者之本情臣恐 殿
下之於其言有少不概而殆有幾於強爲之罪矣人
臣進言未嘗不審愼裁量而 批旨之下不惟不蒙
開納又不免情外之責誰肯有盡言不諱者哉昔漢
帝嘗輦過郎中尉每有言雖未必盡用而未嘗不稱
善此固古之明主所以恢廣言路未或壅塞者也伏
願 聖明益恢虛受之量每示優容之意則今日三
司之臣亦豈盡如臣愚昧含默而已哉臣則知昌言
讜論日聞於 殿陛之間矣至於臣之累犯逋違之

罪臣雖無狀斷斷寸忱決不敢爲稱托占使之計則
雖緣疾病之無以起動而亦難逭於嚴分義之罪矣
伏乞 天地父母量臣陳病之狀並遞臣職治臣失
職之罪以肅朝綱使一世亦知如臣含默之類不可
以苟容亦聖世來諫之一道也臣無任惶惧跼蹐瞻
天祈懇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爾言是矣伊日傳敎中此句語予亦
自知其過當生踈自生踈豈可並與言議風稜而謂
不足責歟方命抹去至於新進舊進緩急失錯之敎
爾以此謂予强爲之罪此則亦似然漸不可不防也

孝田亞室藏書

且人情生處難熟熟處難忘乃予為世道深長慮也
爾其勿辭察職

辭正言疏

伏以天下之事不一而天下之理一也故古今之變
不啻千萬而要其歸未嘗不同此所謂治同其道亂
同其事者也觀今之世不可謂治而亦不可謂亂若
謂之治則人心陷於利慾世道趍於汚下將至於無
父無君而後已矣若謂之亂則　聖明在上內無逆
豫之患外無疆埸之憂非治則亂非亂則治理之必
至而今則不然此其故何哉臣以爲古有必亂之機

而上有可治之姿也臣嘗觀前代權奸之用事史
不絕書而一種公議尚有不泯於其間如王莽之時
梅福上書魏忠賢之時楊漣奏疏想其時凶焰一觸
可碎而猶然有重義理者矣今夫國榮之用事也專
恣擅弄無所不至終始四五年之間上自公卿下至
韋布士庶夫孰不深憂竊歎而終不敢有一言國之
不亡幾矣而此所謂世有必亂之機也幸而天心克
悔乾斷斯赫爰有正月之處分而共公之論相繼始
發仁宗知夏竦之奸而姑且掩覆文帝知鄧通之罪
而猶欲愛護此固古昔賢君之所未免而惟 殿下

優優然斷之此所謂上有可治之資也嗚呼上固有
可治之資而世終有必亂之機其端甚多而未有如
言路之杜塞當國榮肆橫之日終始無一言者 殿
下亦嘗知其所由然者乎嗚呼千古權姦之要君誣
世其術甚多而未有如國榮之巧惜始則秉執義理
不無其功而優然自居以擎天浴日之勳以號令一
世其言曰遂我者忠於國家拂我者逆於君父遂以
爲驅駕一世鉗制衆口之資其爲術一也及其戚聯
宮掖益肆威勢內托肺腑之親外藉柱石之名使朝
廷之一措一施人物之一退一進無一不由於已人

人俟其氣息而以為榮辱事事隨其指揮而以為得失其為術二也方其勢成威立或處公議之在下遂為延攬收拾之計使一世之稍自操持不欲奔趍者輒皆欲其薰染一套漸通聲氣先怵以威禍復誘以利祿竟至於浸淫者沉酣不反怵畏者依違苟容使一世士夫豐豐然如聾聵而不能出一言以攻其為術三也畢竟休致之舉外而欲為眩惑衆心之計内而欲邑沮遏大計之意事在意外人皆悦惑而稍有知覺者以其告退疏語之乖常悖理心知其必有奸情而又從以煽動之言輒以為行且復入又以為詐

為休退欲覘人心之趍舍方且欲為殺活進退之計於是乎人心益懷危惧畏如鬼蜮閭閻里巷亦諱國榮舉措此其前後要君欺世之術至於三四而竟無一言敢及者也嘻噫痛矣國家所以維持者惟在於士大夫名義一節而哉 朝四百年培養之風至于國榮之時蕩然無一分餘地此臣所謂國榮雖去而治終不可致亂終不可救者也誠使 國家一朝不幸有操温之亞今日朝廷亦難望其卓然有一人效節國之不亡其無幾矣為今之計者莫如振刷頹靡淬礪廉恥使一世知有榮辱禍福之外亦有一箇名

義然後乃可為救亂圖治之機而具允鈺李義翊之無識固不足數也世所謂稍欲持身自稱士類者不惟畏劫而強屈乃反諂媚而成習至與具李病哇之輩翊翊為諂笑之態冀沾餘澤者宋焌億是已臣於焌億雖不相識為其先賢後裔豈無愛惜之心而若其假托清議求濟私慾始附趙柱而至蔡終入國榮而益切款父兄賣士類之狀臣嘗痛之顧今日姦凶屏退宜先以焌億屏之邊裔知有廉恥以礪一世頹墮之風譬如醫者治病病祟於熱遍身毒母有不得隨處治之先從顖門試針以泄熱毒之氣則終必有

消母反元之效而臣則以爕億為今日世道之顚門
冀下一鍼也嗚呼今日卽 殿下望拜 皇壇之日
也伏想 聖情慨然興懷於先正之事臣於此際適
論爕億之罪臣固有憾憾於心而臣則以為今日之
罪爕億乃所以光先正之道也至於 朝廷處置在
此時尤宜正大明白以收積年疑晦之人心而巨罪
首惡自鄭妻而為龜柱自龜柱而為今日之國榮惟
其一向容貸當斷不斷人心之陷溺世道之囂亂蓋
無所底定而況復國榮之時 朝家之一政一令允
係刑賞之失中者輿臺之人皆奮然相謂曰此非栽

聖上之意皆國榮之事也相與憂歎感憤者久矣
如柳星漢之亢直守法以賤儀之推責而重棍編配
相仍於新恩之初金勉柱之闒茸無識以禁直之啓
附而華貫超秩不踰於一月之中此皆為聖政之累
而其餘臣不暇盡言也及今屛逐奸凶揔攬 乾綱
之時宜即宣布 聖上悔悟之意以曉衆心明正國
榮專擅之罪以示八方使一世知 聖明之更如日
月崇奬名義恢廣言路人人皆知名節之不可終棄
則其所以回世運於必亂致 聖功於可治者庶幾
其必在於是矣惟 聖明垂察焉仍念臣踰歲三司

未嘗有一言報效竊自附於奔走備員之義而每登
筵席仰聽德音論聖賢之旨義談古今之治亂
生知之學出天之姿跨越千古天理人情無微不燭
而終始以一國榮爲累則臣嘗繞壁中宵自不覺其
口中發嘆自以畏㥘凶焰低徊祿仕心知其專擅之
罪目見其驕橫之狀而職在三司不能一言臣不免
欺心負國之罪也臣於月前忝叨館職猥登講筵
以宰予之無隱爲聖人至誠敎人之化而仍文陳義
曰人君御下有聖人至誠敎人之化則羣下無匿情
欺心而殿下以爲聖人固有至誠而宰予賢故能

無隱臣於其時仰聞 聖教感愧之心銘鏤肝肺而
猶不能舊一言於前席則亦臣之罪也古人有一失
職而終身不仕者臣以愚陋固不足擬以高義而至
於臺閣言議之地有不可強 苟俛揚揚如自有也
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仍治臣罪以為人臣欺心負
國者之戒焉則其在尚名義礪廉恥之道亦或為一
助也臣無任云云
荅曰省疏具悉爾以今之世謂不可謂治亦不可謂
亂予乃反爾之意以為今之世亦可謂治亦可謂亂
予雖欲鎮服調停期致乎治而奈爾等之軋揚抉摘

必致乎亂何哉爾又以治病取喻而予則曰顱門下鍼宜試壯年之病不當用於老人氣力藥非對症則適足為病者促死之端醫國亦奚異於是繼自今涵養愛國如愛身也

辭校理待罪疏

伏以臣為臣不忠事君無狀尺疏進言有未暴於批誠平生行己不見孚於君父向者備忘傳敎之下惶懍震越無所自容恭俟斧鉞今已五朔而 聖度天大不加之罪意外 除命又及於泥首窮廬之際臣心惶感益不知措躬之所也仍自惟念臣之前疏自

以積畏亟熖竟負危衷追思含默之罪竊有慚悔之
心幸會 聖心之開悟自激愚忱之感發若雷振蟄
如水決壅狂愚之言妄干 天威而尚有所未盡言
者則臣之於君如子之於父不可以誨責之嚴而自
阻令又獨抱耿耿終阻 聖明之下亦臣之所不忍
而若夫緣臣愚陋言不格聽至如宋爕億之類恬然
不以為愧至以臣言反謂搆揑綱維至於弛風習
歸於姑息世道人心將不知至於何境則此尤臣妄
言之罪負罪之臣令不敢自居以言議而簉附工商
皆言之義猶不爲僭茲列前疏未盡之意惟 聖明

勿以臣有罪察其言而加之罪則此所謂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臣竊惟我 殿下以令日朝象之泮渙
世道之潰裂斷斷欲鎮安調劑此固 殿下含弘之
量寛大之恩而臣則以爲 殿下所以鎮安調劑者
終知其無效而世道人心將無所底定也何者泰之
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夫包荒馮河二者若相反而治
泰之道不可偏廢只以含弘寛大爲務而不思所以
奮發勇斷則狃安仍循浸浸然將至於無父無君而
不自覺矣豈不大可懼哉噫彼煖億名家子也方其
諂附國榮行跡心事實有仁人所不忍見者臣不欲

盡言於前踈而煥億乃反以為不知其所指煥億之
罪人孰不知而令又不言終為世道之害臣不可不
畧言也噫嘻痛矣從古鄙夫之諂事權奸者或獻以
奇珍媚以好言以悅其心者多矣至於藉父兄而售
利於權奸者千萬古一煥億而已嗚呼儒臣赴召之
後煥億方以侍從之臣在其子姪之列凡所以贊助
於家庭者一希旨於國榮入則欺瞞誘說其叔父出
則諂媚藉賣於國榮國榮輒字呼煥億曰某也在吾
於儒臣惟意所欲云者傳說搢紳之間譏嘲笑侮殆
遍一世累及儒臣利歸煥億臣所謂欺父兄者此也

煖億之始黨龜柱也自以為扶清議攻濁流而及龜
柱罪著之後煖億之平日親友所自以為共義理者
又被罪譴則棄之若遺殆如言議之初不相合者此
其心已無所不為而招呼朋類累累然欲入國榮而
猶恐不得此臣所謂責士友也噫嘻痛矣一世之尊
慕先正者孰不愛惜其遺孫而臣於煖億雖不相識
愛惜之心不後於人而吾黨之尊先正而護斯文者
皆以一煖億之故譏嘲之言遍一世而無以自解則
臣心傷盡痛如割肌羞如剝面畢竟深憂終恐有貽
累於先正之家在朝廷懲創之道又不可以先正之

孫而不之罪焉則此臣所以略論前疏猶有所不忍而煥億所謂不知其所指者亦慣習於欺其父兄而竟無難於欺天而欺君也嗚呼方國榮專擅之時人孰不知國榮之罪而凡人之父子兄弟居私室而不敢語國榮二字惴惴焉如有鬼物之潛聽威焰之襲人已至此極則世降風渝無恠其滔滔一世而無恥之至於煥億者亦獨何哉或有識者相對竊歎曰吾君聖明庶幾其一日炳悟闢東方泰來之運少使一世士夫知有名義而果見今春 處分斷自宸衷夬示 威罰以致公議之繼至則人孰不懽忭拭目冀

見其由亂運啓治化而仍循恬忸至今不斷熳億之類遑遑如失窠之蜂人心世道益復紛紛將無所底定有識之窃歎者皆以為與其竟不得明正其罪遂不如天心未轉之時言之傷痛可謂至矣比如癰疽之發既潰而膿血不消經為保合之方餘毒傍肆元氣益陷將至於難醫之境而莫之救也自念負累之臣何敢為仰首進言之計而斷斷一念惟願　聖上毋徒以包荒為德亟奮憑河之義少使世道人心真可以調劑鎮服而基萬世太平之治也抑臣有區區所自悼者臣本孤窮少絶朋交僥倖科第反累身名

人有為臣言於國榮而昨夏禁中果得相面以為苟容之計則所貴乎士者行不愧影而但焉自傾臣則慚痛況復竊祿忝職欺心負國曾未能效一言於君父之前則臣罪至此萬死難贖至於三司言議之職雖 聖恩恢蕩依舊收錄而臣獨何顏復廁簪紳嗟乎臣亦有人心耳區區犬馬之誠亦豈無油然感發於遯遠耿光之餘而戀結雲天跡阻周行俯仰天地生亦何心惟當没齒訟愆以為餘生息補之計去就一節無所可論伏乞 天地父母察臣本情諒臣至懇亟治臣罪以為士夫失身之戒焉臣無任戰伏俟

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矣
對宋德相陳辨仍辭副校理疏
伏以臣猾急之性偏於嫉惡愚妄之意切於衛道竊
以為今當一初之治明彝倫而振頹綱者必先罪宋
煥億而即臣初疏可質臣心及煥億以臣為搆揑則
臣固畧卞而乃者前冬儒臣宋德相之疏至斥臣以
疑亂 聖聰顧念臣名猶在侍從之列尺疏陳暴威
不至僭猥而自以負累之蹤言不爲重顧無以格
天聽而振世道則又不敢仰首出言只自期沒齒自

廢反省愆尤不意月前自 天恩命忽仍館啣半夜
天謫再臨華廬隨詣 闕外義不敢進瞻望雲天有
淚沾臆罪在累逋罰止例勘纔蒙 叙命復叨 恩
除惶隕慼踧無所自容茲不得不冒陳衷情輸寸心
而籲尺天伏乞 聖明垂察焉儒臣之疏以為臣疏
之意專在其身臣之本意果非以儒臣為無罪而專
作熡億者亦有意也儒臣以先正之孫有四十年儒
者之名吾黨之士亦皆藉口以為先正之門亦有學
問之遺孫而遽會側席 聖心眷眷求賢施招之禮
首及於齒爵俱尊者則儒臣遂膺 命赴 召一年

在朝兩度入城而進退語默無一不由於國榮雖國榮一步不得徒使國榮之勢如虎傅翼若豕長牙益恣其號令一世人皆惴惴无不敢出一言者此皆一世所指萬目所覩則雖使儒臣自明亦不得謂無罪也雖然儒臣性本柔善年又老耄平居言議多為子侄之所誤先輩有識憂慨歎惜之言臣嘗聞之方其赴召之初國榮勢熾自知專擅之罪無以服人欲借儒名以為藉重之資則尋常知舊莫不為儒臣憂而嫂億惟恐未售其利禁中之扶護徃見袖裏之章劄就質莫非嫂億為介則儒臣固為嫂億所售賣而已

若原其情固有間焉在朝廷忠厚之道姑且愛惜儒
名先罪其徑之為宜也此臣所以固知儒臣之罪而
先論煥億者也今其疏所謂沒把捉無形影真可謂
欲掩天下之目而責臣以不言實跡真贓則此殆肆
氣也方儒臣在朝也臣以世誼一造相面亦嘗累見
於講 筵同退之時而又一造焉三遭公會每訪私
次致敬致禮少長常道斥臣以始不規勉可謂厚責
而又使臣不敢開口於國榮既去之後者無已過乎
至於煥億臣嘗累值逢場輒皆起避不欲接話煥億
之所知則亦或知其深惡痛嫉之意而不恨臣言耶

惜乎儒臣以成德之年一出世而眊然為權奸之所
誘猶謂之見欺也今焉覺矣何不以一言自引於君
父之前又自痛責其徑而逼逼以強下之說欲掩一
世所共知之事至與渺然後生有若反罵天可欺乎
臣不知將何以藉手見古人耶臣又疑此疏非儒臣
意而亦㷌億誘之也抑臣仍此而有欲一暴於 聖
明之下者尊道崇儒即我 朝遺法而一去之所矜
式也吾黨之尊先正而愛護其遺孫者今已百年則
人非不知㷌億之罪而情有勝於公憤義反輕於私
意或責臣以不愛屋烏者忠厚之論理勢則然臣之

專攻煥億而未忍及於儒臣者亦不免於私意而若
其忝辱祖先貽吾道千古之羞者煥億爲宗則必先
罪之要以光先正之道保先正之家者妄自以爲深
得折衷之道也夫尊先正者將以尊其道也有非一
偏之所可私而明彝倫振頹綱之道亦當闡明於天
下也今夫明知其罪而乃反以事在先正之後謂不
可自我先斥則此便非尊先正之道也臣所切憤者
煥億叔侄之疏每引 聖上曠感先正之事而 聖
上所尊慕先正者將以尊其道於天下後世也此非
一家私恩則輒自拖引於被論之對章以爲要君之

詐者臣又不忍正視也於是乎爆憊之類乃反斥臣以欲為異論臣固一笑而臣於知舊之間自在布韋時有相合所謂士流臣嘗譏斥前後言議之不合固已不慊於其心而倡為此操切之詐儒臣之疏宜乎掇拾也尤可異者緣臣妄言而轉輾相激儒臣自明之疏有若亮忠貞節方為一番人所陷而或謂之自恃無隱不念觸諱或謂之群憾衆鏑半在臨嫉臣未知此果何事也方其在朝閑節之通適及異趍之地人皆以為四面春風則其所云云誠不可曉而忽以臣謂之前芽蘗矣至以為立功自效者臣未知何說

也嗚呼臣雖愚迷豈不知我 殿下含容鎮服之至意而臣之初疏亦不欲斥言者只使燮億輩知有名義二字而已不意燮億使其叔替當強卞而臣又不敢終默者此豈為區區對辯而止哉誠為世道將壞人心易晦國榮已斃而殉利忘義之輩張張然無所歸若復有籍儒林而強欲譸張者則此臣之所大懼也嗚呼國乘野史必書戊戌後國榮專擅皆由籍重於儒臣則臣之初疏欲明燮億之為本者未必非為儒臣一分而其奈燮億之復籍其叔強欲伸卞則今臣之言亦不得已也嗚呼一世之耳目雖掩千載之

是非有定雖　殿下愛護其家掩覆其罪而燰億而竟無罪焉則臣愚以爲斯文於是乎墜地而反非愛護之道也臣所自愧者臣固有失身溺職之罪至今追懲恥見與臺後時之言宜不服人一轉再轉貽羞清朝臣罪至此死且難貰　聖恩恢蕩雖加收錄而三司之職何論去就心懸象魏跡阻鵷陛有臣如此生不如死伏乞　聖明亟治臣妄言辱朝廷之罪仍鐫改臣職名俾安自訟之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辭副修撰疏

伏以臣罪大溺職陋言徒損於 朝綱恥深懷祿徵衷難格於 天心循省愆尤自分屛廢永悲此生無望瞻 天不自意月前 恩命特借前席獲延 天光躬承 玉音恩諭鄭重如父詔子扶將而退若夢斯覺雖使臣即地滅死更無餘憾仍自惟念古人事君之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夷險一節生死以之臣雖愚迷未嘗不慨然歆慕而識淺而志未確跡孤而情先㤼孤衷積畏於凶焰則痛國賊之專擅而知有不言公憤猶蔽於私意則斥凶疏之悖亂而言有不

盡此不啻關係懲討之大義而忝在廷臣懟負初心
見今大論新發之後臣之後時一言所自以為論斥
者反失明討之義大僚之只請薄譴猶是曲恕而不
幾何収敘復置三司之職臣又惝然莫知所以自措
也今臣去就更無可論而抑臣前後之疏累陳自引
之義今不敢更煩而每奉　除旨羞見館隸中宵魂
夢怛然若驚令臣之罪不啻自引而已今　殿下振
刷朝廷扶明人紀將頹之國綱可以少振不絶之公
議可以少扶而若臣無狀不推不罪又責以言議之
職雖　聖意包容而竊恐大有　　振刷淬礪之政

也臣早失父母生可以自盡於彝倫者耿耿一念惟在忠愛而 恩備通列罪在不職今不過稍存知恥之義以爲報君之資而已方今大論新發 朝綱可振而顧臣之罪尤著不言使臣而竟無罪譴將何以爲人臣不職之戒乎伏乞 聖明遞臣之職治臣之罪以爲礪世之一道焉臣陳此短章乞被罪譴而見沮喉院未得上徹 天聽遽降尤無所容罪犯違傲 恩蒙只推臣情到此亦甚窮蹙臣方以未盡言之罪冀蒙 嚴譴固不敢自屈言議更事論列而今臣自引盖以臣不能明討其罪冀 朝廷之必先罪

臣者實係尊紀綱重義理之義此與尋常辭章有所
異焉喉院退却臣恐未之深察而此亦臣辭不達意
也嗚呼世道將壞人心易渝苟 朝廷擧措失於毫
忽則大義莫嚴於懲討而人情漸弛於狃安今夫大
論新發而臣若逭未盡言之罪則義理易晦紀綱益
頹朝廷之上將無以伸大論而警群心令臣之言實
由赤忱實非區區自引而止耳申乞 聖明亟從共
公之大論仍治臣罪一以尊 朝廷之紀綱一以明
懲討之義理警一世於昏夜晦盲之域則臣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臣無任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察職

再疏

伏以臣猥陳自劾之章乞被不職之罪斷斷寸心誠非外餙及承 聖批不惟不罪又使臣察職臣誠窮蹙歷累日而不知所以自措也臣之自引義非一二雖不敢復煩而徵諒有執株守難改臣雖含 恩畏義一欲拜命於 天陛而義不敢復冒一日之職重貽三司之蓄累逋 恩命罙增惶蹙情窮理極又復哀籲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以安愚分焉臣於前後辭章情先急於自引語不給於他說竟未淂悉暴危

衷顧令私義亦不宜有言而若夫憂世運之方政痛
人理之將絕則又不敢不陳也臣之昨春初疏敢以
士夫廉恥為去道治亂之機而猶有所未盡言者
殿下試觀前史名為儒士而甘受權奸之指使親猶
父子而潛售籍賣之厚利羽翼之畜皷唱邪說者此
固千古所無而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耶病必有祟漸
則先崩臣固知世道尾裂自龜柱招誘士夫而始也
假歸義理傳會言議必欲傾一世而輸一局者路人
可知其心而自稱士流者沾沾然推許以義理領袖
竟有量翼之變及夫大柴昭揭鳥駭獸走前日攻濁

之議又不知拋棄何處乃復稍稍入國榮橐中傾身
事之國榮末梢依藉以為聲勢者亦非別人即龜柱
死友則惟其賊義理而媒榮利者前後一伎倆而士
夫廉恥已無可言先儒所謂吮癰舐痔必至於無所
不為者猶可畏已況彼假竊言議驅一世而欲肆其
慾朝南暮北無所忌畏時移跡敗輒稱見欺者此不
過急於媒榮喪其廉恥冉冉至於凶害而不自知也
嗚呼國家所以維持朝廷所以矜式惟賴士流而所
謂士流終始為凶賊之資斧而止吁亦痛矣 殿下
始不誅龜柱小不忍而大害義使國榮依藉生心者

又其血黨而龜國兩賊始若有異終乃相合遂使人心憂懼世道波盪此臣前疏所謂自龜柱而為今日之國榮者也 殿下又不惕然動念思所以懲治而為兩賊之腹心者三司之論今已迭發而或罪不當法或秩猶如舊 殿下之仁以仁傷仁世道之漸染詿誤如水浸紙臣竊惜之所謂士流之始入龜柱也有識之深憂漆室者為世道永嘆而十餘年來不幸累中臣知其前後世變之千奇萬怪無一不由於是疾首痛心不忍正視一言再言至於三四而不知止也方今之勢邪氣已痼真元日鑠此誠存亡治亂之

一大機也誠願 聖明亟從三司共公之論使一世皆知廉恥之不可棄義理之不可假誣屛除邪氣扶接眞元則方陂之世運可平將絶之人理復存庶致和平之福允爲祈永之方若臣愚陋雖不敢復齒於三司之列而庶幾奔走於百工之末拭目而覩
聖治也臣無任云云
荅曰省疏具悉爾惡其稱裁惜其名矣至若三司之論惟從惟靳裁量有素爾其勿辭察職

館直徑出疏 上番副校理李顯模聯名

伏以臣等始於都憲之疏有不敢晏然聯陳短章徑

出　禁門之除伏聞有傳教下者不敢言私冒没還入雖淂猥隨諸臣之後粗伸沫血之請而若臣溺職不言之罪終不可自追玆復聯章遞出伏乞　聖明俯垂鑑諒亟命鐫削臣等之職仍治擅離之罪以肅朝綱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請寢鞠囚酌處之　命仍辭館職徑出疏

伏以聖王之政雖或軫於恢綱大易之義尤有重於明獄令玆鞫獄臣以問郞終始目見其窮凶絶悖之狀元惡兩囚不加一杖自服大逆之律而若其慫慂之情和應之跡亦將次第輸欵於諸囚矣不意　酌

處之命放釋之赦忽下於端緒將露之際雖以寬仁好生之德欲施慨蕩勿問之恩而其為損獄體而感群情非細故也噫嘻痛矣世道壞亂倫常墜墮凶逆之生種種不絕至於今日誠亦天地間人紀之一變恠也惟 殿下惕然警動之念宜有過於遇災之時此政振刷奮礪以扶植倫常之一大機而方張之大獄未及究竟纔逮之諸囚旋加放釋仁過慨綱義失明獄夫曠蕩之政即所謂明斷刑獄容赦眚災或有取於脅從因治獲渉其醜之義也豈有大獄未究諸囚盡放如今日之為耶天理無異於古今人性同得

於賢愚世道人心雖曰壞敗變怪之生亦何至於若
是其極而惟　殿下前後治逆之法太失寬緩終歸
姑息以致天彝浸泯人慾肆長世道人心自至於訛
誤漸染而莫之救此臣之所嘗大懼者而伏想
衷亦必有反顧而憂慮者矣臣非謂諸囚情犯之或
可矜恕者一皆置之重辟也情節未及盡究獄體殆
不成樣亂萌無杜絶之道羣情有憂慾之歎臣誠
壁不遜不知所以爲言也諸囚無論輕重皆不可不
更加究覈而至於李羲翊叔侄及李命勲渠嘗叱數
於卿宰侍從雖以不忍之聖意特施欲生之渙恩而

渠若有一分人心則以臣子而負此罪名無所別白
伈伈然戴履天地其亦以生爲幸耶昨日所下之
命臣故以爲仁過恢綱義失明獄而誠願 竝命有
司更加究覈以重獄體以解衆惑焉仍念臣前後溺
職之罪固不宜恬然自恕而感戴 恩私出膺職名
備員究覈常懷冒沒之羞若夫見識言議之不合三
司臣所自知而愧懼者也向者都憲疏出而臣之含
默之罪尤無所容徑出 禁門冒違 天牌而猶嶄
例勘曲蒙 恩遞纔過一日復授前職感激惝怳無
所措躬而適當 移蹕臨因之日未暇他顧章遑出

肅及夫訊囚之際目覩凶賊悖逆之狀顧念職在論
思義失懲討則尤自覺其罪大而愧深矣況伏念僚
負情勢之與臣無異者方在遠 召待勘之中臣何
敢以乍遞旋叨强爲自解之計而晏然職次乎今者
當暑 移蹕竟夕 訊囚 玉體勞動群情憂悶之
時何敢以區區私義仰煩 宸嚴而仍因在直亦關
大防不得不附陳私悃徑出 禁扃恭俟 嚴勘伏
乞 聖明俯垂鑑諒亟削臣職以爲含默不言之戒
仍治臣擅離之罪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無任云云
荅曰省疏具悉如是酌處亦豈得已爾其勿辭從速

察職

對俞岳柱陳卞疏

伏以臣信心獨行慮未周於謀身率口狂言訐全踈於處世志切願忠而報蔑絲毫意在衛道而謗積邱山自知冥墒之行終致顛沛之辱誠欲早自屛廢稍避機穽臣之所自料旣久且熟而情自牽於犬馬計有戀於棧豆憑依　寵光低佪榮途姑且待其機至而甘自陷也乃者獻納俞岳柱之疏以臣年前一言矑列聲罪至目以戕害士流臣身汚辱有不暇說而區區寸心因此可暴臣之前疏妄自效於窮本泝源

明大義正人心之義而如蚊撼山若禽填海心長力
短已不自量而意有所激辭或未達其時 聖教至
嚴且截自知妄發不敢復下 日月之明猶冀自照
伊後 筵席畧陳本情誨諭之 教至令感泣今茲
人言遂籍伊時 傳教而爲重欲使臣莫敢復下而
若其好惡乖常之作幸爲臣對下之資臣之好惡果
異於人嗚呼數十年来世運方陂人理將晦士夫之
中無所主外被其誘者窺覘利竇囁呫勢途戚里權
勢之門紛紛托名冉冉投跡籍古人言議之糟粕作
一世誑惑之資弁東招西呼左誘右引相率而入優

優然皆自以為士流此殆優人之假衣冠而蠱心術敗世道終必至於凶害而後已則臣嘗深惡人或有好此其所謂好惡乖常者耶若夫量翼之資斧於龜枉德億之資斧於國榮而亦嘗稱為士流者則臣疏上下語脉相關諫臣所謂不知其說者何也其疏所謂有識之士恐被惡名不敢自居以士流者臣亦不知其說臣之所斥只是自龜枉而入國榮托名假義媒榮喪黨者之謂也至如扶名教尚節義之人則當使此兩賊折奸萌斂凶畜而臣欲為之執鞭寧有惡名之可憂哉臣於權奸之時未嘗論一微官則謂之

鷹犬何也臣於　聖明之世未嘗戕一善類則謂之
衮貞何也臣誠愚矣自在布衣妄自以為士夫言議
當主公平誠欲去一偏之私黨廓至正之公議每以
為患得失之類因是可作而假義理之單尤有深憂
嘗於知舊過從之時文酒詼諧之際臣之此言慣於
口中則此時臣言無所關係迺若虞舟人不疑怒至
今藉手未嘗或改而諫疏中或謂之已非吉人或謂
之千億化身臣又不知其說也惟是兜攬清顯即臣
之罪臣雖無狀不忍為媚人求官之醜態而職旣叨
於三司責未效於一日含默容身洪認負心言者罪

臣臣則感脹若其討逆之無實言路之不開紀綱之
漸頹士風之不振此固如臣愚劣忝列侍從不能導
揚之罪而若以為皆由臣一言之失則臣之所斥不
過假名托義者也王莽之動引元聖安石之執稱周
禮皆不可斥耶天下寧有是也至於臣之向年被
譴旋即冒出非無忌憚所畏義分而諫疏所謂左右
附麗日事營利者臣之庚子初疏有謂之希旨異論
欲為操切令此諫疏亦述是意臣與諫臣緫有覿面
而旬日之前忽來委訪知為千古之小人就作半日
之穩話常情之所必無諫臣之疏臣則知非諫臣意

也嗚呼臣生而早孤不見父顔粗守家風欲免忝辱
幸而立朝獲值明時斷斷一念只在移孝雖不得萬
萬企及而所願學者君子善類也今忽以戕害善類
陰險小人之目加之於身不忠不孝罪通于天宜伏
常憲以戒一世而側伏屢日忽若無身千萬不自意
恩教忽下 召牌踵臨臣不覺北望失聲而臣罪
當死更有何辭伏乞 天地父母諒臣危苦之情
亟降嚴譴俾安臣一息未泯之心焉臣無任蹐泣屏
營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年前處分反作抉摘之資實非所料

爾其勿辭察職

對金鍾秀陳卞䟽

伏以人臣進言常患其不能盡情而欲盡其情尤難見孚於人亂蓬常情之所共討而人微則言不重忠憤秉彝之所共有而言輕則人不信臣不自量妄有所言垂四五年積謗成罪義理由臣而益晦綱紀由臣而益壞徒致一身之見汚竟遭千古之所無臣不足言有辱朝廷每一念至寧欲無生令臣魂遊羿彀身繞欃槍而親知憂其貽累旁人為之代怖獨蒙天地之仁過於慈母三至之言莫之敢售不惟不罪

假以隆恩令茲　除旨又在屏伏窮廬之中北望雲天有淚如泉臣之前後章疏妄自以為扶植彜倫要以明大義於一世衛護吾黨庶可絕譏議於千載斷斷臣言可質寸心而向者人言皆是指無為有以白為黑有不足多卞臣於對章略自條陳而間者重臣金鍾秀對憲疏陳章其意尤難測度其辭亦多起眩蓋臣一言雖不足道而人臣致討之誠有可以千里相感則夫何聲氣異同之可言執憲疏所謂繼之一字似不過言其次第而鍾秀之必欲發明於繼不繼之間至引神天而為誓者果何意也一天之下為君

父討亂賊鍾秀所謂燕越亦可同情則國榮德億之
間有何可討與不可討而至於氷炭之可論哉頃年
臣疏之後臣與鍾秀相逢於史局公會鍾秀怫然曰
子之此疏人謂我與知相坐須勿延我臣笑曰公如
與知公不害爲君子矣臣固知鍾秀之不悦於臣疏
而至今時移事遷已成千載之大案而鍾秀之必欲
歧貳臣未料也鍾秀卽臣外族半生不相識面而四
五年前始得相見於 閤外進謁之時又未嘗相過
親熟則心術之微果何所知得而至於言議亦不無
互相及聞於知舊者顧臣言議經庭於鍾秀者果非

一二而至於懲討共公之論如欲自異則臣以為過矣其所謂為恥滋大者臣未知鍾秀之可恥為何事而若以臣言恍恍然謂之恥則何不明言使臣有以對之也始也人言罔測而不足卞也既而憲疏可愧而不敢當也鍾秀之言又如是非常則臣不勝其卞說而只自傷憐而已尚何言哉嗚呼黨習之痼人心敗世道終古已然而鍾秀亦老白首矣罷遇恩造曠絕今古何不獨立其身一心於國而惟其所難忽而不忍負者偏私之心則獨無難於疑眩國是必欲其倡一聲而立幟建鼓傾倒一世影從響應則吁亦怕

矣仍念臣偏於嫉邪而心猶懦弱過於信人而語多觸忤深斥名義之假託而轉成仇怨粗效凶醜之懲討而反致疑怨平日慣熟之論或謂之希旨尋常憂憤之言或謂之喜事人欲甘心臣則笑顏而首尾迭出必欲擠陷雖蒙 聖慈之俯憐終必無幸頑今身名之僇辱已極風波之憂畏轉深羞見人面惡聞人聲晝而仰屋夜而繞壁有如失性殆將病心直此而將不復為人而臣之一身有不暇言義理之漸晦紀綱之益頹莫非臣妄言之罪臣罪至此萬死猶輕臣聞朝廷請法之大論獲伸於萬古所無之賊輿憤少

淺竊叢之論次第將擧而臣則有生如先職名猶在
俯仰天地此何人哉雖　聖上哀憐而不加之罪從
此餘生只欲歸依丘壠屏伏畎畝朝拜出日夕望樻
斗粗寓瞻　天祝聖之寸心而已伏乞　天地父母
諒臣哀矜之情亟降感罰仍　命選部勿復擬臣之
名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察職
　請議藥諸醫拿鞫仍辭館職疏
伏以我　王世子邸下膺一索之休祥叶萬民之係
望五載主鬯八域延頸而哀皇天之不吊痛　离日

之奄晦究呼悲痛普切罔極惟我 殿下以止慈之
情遭無涯之慽 大聖人達理之見夫豈無寬譬之
方而情自難抑 悲戚過節不瑕有萬一傷損之慮
惟願 深加裁抑益軫保嗇上念 祖宗付托之重
下副臣民祈祝之望焉嗚呼令日臣民之號呼奔走
如不欲生至究深痛之抑塞湮鬱者一則曰醫官二
則曰醫官臺臣之聯籲宮僚之血懇實出人心之齊
憤可見天理之難誣而 殿下不惟不賜 允可至
於堂劄 批旨顯示不概之意至下非常之 教臣
竊惑焉若夫任之天數者亦可論於盡人事之後而

未盡於人事則獨不可以諉諸天數今日之痛果無
人事之未盡則為臣子者悲號竟泣亦可以仰體
殿下知命達理之 聖意而已何乃至於屢屢瀆擾
於 悲疚之中而不知止乎噫嘻四五年來臣民愛
戴之誠只仰 岐嶷之漸就未聞疾患之或祟今茲
禍變之後始聞積聚之症久已經年停乳之舉又在
春初彼常診出入之一二醫官強立己見要惑 天
聽一未得博詢廣議及時療治又於疹候平復之後
更設移直而經日藥院未見一方藥劑 進之啓遭
變之後始聞雜試蔘附至熱之劑時日之內遽致此

變所謂醫官直此而決難逭於誅殛之典況其所謂
引進者皆是渠輩切姻之人要希冒功之賞敢試至
重之地或有閭巷士庶未嘗聞其醫名者則究其用
心萬戮猶輕臣雖未諳典故而嘗聞藥院議藥例令
差備醫官詳審診候退與兩廳諸醫爛商熟議始有
提舉啓辭而進服此何等至嚴慎重之義而今則諸
醫皆不知提調皆不知獨彼二三醫官妄試雜投無
所顧忌固無論於天數人事而其於壞 國法而咈
群心何哉提舉之臣蒼黃震迫雖未及與知其所以
未及與知已失保護之義而差備諸醫之罪固是國

人之所共誅也伏願 亟循臺請拿鞫置法稍使國
體不至壞損以慰億兆齊憤含痛之意焉至於僇劉
儒臣三件條列臣不知其不可蓋其意一則欲循群
情二則稍尊國體惟觀所言之當否何論其言之早
晩而 殿下過加 辭氣至有情外之 教噫嘻今
日臣子雖極不誠而悲號震剝之中夫豈忍有計較
塞責之意哉 聖人辭教恐不宜若是過激也臣自
分屛廢未宜言事而伏見堂劉 批旨不勝憂慨衷
情所迫言不知裁 殿下如以臣言爲妄則乞與今
日僇劉之儒臣並置重典焉嗚呼臣於昨春忝叨宮

僚而情窮理極頑不膺命至今追思胥擢賜裂令不淂隨参諸僚之後少伸悲寃之忱前後逋違有生如死間者冒赴之職猥膺徃役之義見今職名更無可論惟願亟被逋慢之罪俾安私分焉

答曰省䟽具悉身在禁直撮謄在外諸臣章劄以呈者跡涉欠誠失在塞責不料論思之地反有營救之習爾其勿辭察職

辭校理仍陳所懐䟽

伏以臣生逢　聖明之世久叨侍從之列微忱未格於　天衷妄言不孚於人心僇辱及於身名羞耻極

於搢紳無面可顯有生如死昨年春夏以後館職
除旨前後聯翩而積逋累逋頑如木石北幕赴職雖
出冒膺異域啣 命竟阻反面蹙伏窮廬如無所容
薄罷旋叙 恩除継降奉隨 天陛瞻望 雲闕稽
首退歸有淚沾臆嗚呼臣之前後狼狽𢦙在多言跡
旣自屛情亦可悲而猶具不泯之彛性恒切過憂之
寸忱忠憤有所激發而泯默腐心衷情有所藴蓄而
隱忍成疾每當職名之虚縻猶不敢爲辦籲之計者
誠以言之無益懲在吹虀緘口咋舌宜了此生而心
有所激又復妄發自顧臣情良亦悲且苦矣臣切瞯

我　殿下臨御十載求治甚切凡於政令施措之間
必欲其適當天理允合人心細量錙銖之或差必期
輕重之得中而獨於懲討一事輒皆過費　辭教勤
制羣下欲使大小之臣率皆俯首喪氣不敢復言人
心由是恬習以懲討為弁髦朝綱由是頹弛視亂賊
為尋常不問公議之當否惟視　上意而俯仰數年
以來三司齊發之啓或有繼奏而旋止如李顯默
之自停而更無繼論一世共憤之言或有既出而仍
寢如李殷模之被削而未聞復陳以至凶逆之獄頻
仍而惟事了當臺閣之啓或　允而全為區處遂使

人心自撓世道靡定彝倫斁絶而去方以爲恬安亂
逆橫肆而俗且以爲玩戱若臣大義久已冉冉墜地
而莫可復振則苟使治具畢張庶績允釐而國何以
國人何以人雖以近日蔡濟恭事言之擧一世共討
之論 殿下必欲力沮而强拂前後言事之臣過加
威罰罷削相仍過中之 教至謂犯分人臣懲討
之義卽所以欲盡臣分而乃 殿下反責以犯分究
覈之請容非可已而一切拒塞則臣未知此何義也
濟恭罪惡已塗一世之耳目而一置之漫漶彌縫之
科 上曰非逆而群下曰逆上下相持於逆與非逆

之間身犯惡逆之桀坐制邊閫之節群情駭惑四方驚歎此豈細故也哉帝曰宥臯陶曰殺卽常用刑辟之謂也罪在惡逆而有如今日 處分不欲究覈臣未之聞也嗚呼逆者天下之大惡人倫之至變也此非世間常有之事而惟 殿下御極以後惡逆之生殆無虛歲伏想 洞衷亦必有反顧深念而苟究其由則數十年來亂賊之根蘊未劈凶逆之流派滋長人心互相詿誤而漸致撓惑世道仍以渙散而轉多疑眩遂至於稱兵謀亂之瑮賊出於世族仕宦之家結案之招隱然相連於萬古所無之凶賊而未究情

節之綢繆惟恐株蔓之或延 殿下之前後討逆一
皆以漫漶彌縫為主者非但今日濟恭之事而已忠
志之士舉懷冤憤凶醜之徒潛相玩侮 聖朝所以
治逆未足以懲逆臣實痛之臣以言為戒含默隱忍
而昨冬今夏猥膺遠役関河雪霜之夕遼薊風雨之
夜孤燈耿然寸心如丹憂係宗國明發不寐泝念延
事無非欲言而不敢言者則竟負大義有愧素心及
見延日過中之舉又不能不有激微悃妄干 天威
情溢辭蹙未達萬一而區區之意欲望深軫 聖念
永惟遠慮允於懲討之事一付公議無或摧沮稍使

君臣大義少得撑柱於長夜昏冥之世則朝廷之上風采頓變諫諍之臣忠義倍激斁絶之彜倫可扶横肆之亂逆可懲肇億萬祈永之本奠國家磐泰之勢其在於斯矣 殿下如以臣言爲妄則乞與言事諸臣同被其罪若臣前後逋慢之罪亦命 嚴勘俾安自請之義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俟罪之至

荅曰省疏具悉歷省朝象無怍予爾言之云 然爾須聞朝廷之敎於登筵諸臣也爾其勿辭察職

辭修撰仍陳所懷疏

伏以言太數則漸輕說不止則易厭以漸輕之言易

厭之說欲望格感於高遠誠知其妄臣之籲天叅疏
竊自效於明大義討亂賊者前後亦已屢上而竟無
一毫之裨益猶不知止忍見昨冬之亥變 宗國存
亡只在呼吸縣毫之間心崩膽裂寧欲無生今不忍
以言之無益有負孤衷和淚滋筆啻先塞而手自掉
嗚呼此何事也哉 聖上至仁盛德欲使西域含生
無一物不遂其性龍蛇梟獍亦欲其革質變音御治
之要要在於闡明義理鎮安朝象只此一念有可以
仰格 天神洽孚人心而十年之間畢竟所就乃使
上相元戎挾延宗而畜亂難言之變恠不測之凶謀

又在於一國臣民延頸願死之地茍非我 聖母炳
幾燭徽 誕宣一札揭日月於長夜扶社稷於將顛
則危亡之禍直在朝夕嗚呼此何事也 殿下之所
欲闡明者義理而未知所闡明者何事 殿下之所
欲鎮安者朝象而未知所鎮安者何事今夫搆變凶
禍王法之所宜必究人心之所宜深創而誅一二賊
猶復晏暇鞫案一出人無不拊膺而痛仰天噫嘻復
謙譎於附勢把握重兵而甘作一腐豎賊璫之內應
喆守巧於覘世盤據朝廷而欲為群不逞凶徒之後
訐者是必有陰主凶謀潛挑禍祟漸一世之誑惑而

激以凶論誘群心之詿誤而煽以亂言左右偵伺前
後交締遂使復讌喆宇唱喁相率而入者豈無窩窟
之主而忙忙撤鞫汲汲決囚惟恐眞贓之或出於賊
口徒使人心漸撓賊謀益急而至於一國臣民至冤
深讐之義在必復者　慈聖諄教明示痞情之疑怍
而猶夫端緒之未露泯然窮覈之無日前後侍藥之
醫技終始阿保之宄媼必有究問之道而終靳擧國
同聲之請賊湛自覺之根竟絕陰謀查究之路逆裀
安置之擧尚有禍本未除之憂大獄乍徹　賀儀才
擧而又有逢運之凶變叅究其情必非自爲久已濡

染於亂言滑相傳襲於凶謀遂為換面迭出之計欲
作玩弄倡起之階此豈無銖復窩窟又為之竊竊然
抵掌潛笑於暗中者耶方今之勢譬人腹病元氣漸
綴百出交攻危亡之形若可以待嗚呼此何事也
殿下智周萬物明燭一世世道人心之至於此極亦
必有默運於 宸籌者 殿下之所闡明者義理而
義理愈晦 殿下之所鎮安者朝象而朝象益乖徑
荐致此莫可收拾則是 殿下始不知世道人心之
漸至於此所闡明者謂可以如是漸得闡明所鎮安
者謂可以如是漸致鎮安而亂賊之根窟已固凶逆

之流沵漸長用法常緩爲禍益酷臣請泝本窮源痛陳而一言之噫嘻痛矣窮天逆節自尚曾啓禧而始継有輩睍之凶謀至龜柱始成窩窟陽托於攻作權臣之論暗售於危逼　貳極之計或假說義理而潛激愚癡之類或布遺貨賄而陰結悖妄之徒訛言日興聲勢漸張厚謙之狡黠常有籍於其母而要爲左右輕重之勢麟漢之凶譎欲自貳於其兄而暗作前後顧瞻之計致讓述海潛附龜柱而紹介締結之跡昭不可掩方斯時也苟非　先大王至明盛德我
聖母慈覆陰功則宗國洪基思之凜然及　殿下誕

登寶位犇譏首先伏誅尚曾嚴討之 赦如雷奮迅
則範吉遂肆挾匕之計龜枉斷罪之案若日照揭則
量翼紲有稱兵之謀逆犢是龜枉之所擁戴而啓能
反主其謀若洞即犇漢之所比附而量海反許其忠
此皆凶徒死中求生之計可見其外若殊塗真成一
團也亂本畧鋤凶徒乍除是宜義理漸明朝象稍安
而國榮之凶謀又出矣噫嘻己亥夏賊湛之爵𢅡出
而一世駭惑德相之主蹴上而人心波盪駸駸其勢
若将有朝夕之變㗇而惟 殿下不殺之武遂使榮
純孱黠則依附之徒猶藉德相而生心湖海之獄連

年如蛇糾蚓結遂致澤白詬罵之變仍有京邪嘯聚
之謀只從現發赫加 天討是宜義理漸明朝象稍
安而夏賊窮天地極古今之變闖然又出於 春宮
封毋之傍日情節未究徒黨未覈繼而挨明之獄仍
復漫漶而是年冬賊璪之名喧藉人口果有明春之
獄招連賊夏了不鉤覈人皆疑排布和應不但止於
福洋之癡蠢賤卑而果有將兵元戎之陰為內應則
昨冬謀變又豈止復謙喆字而已哉噫嘻痛矣數十
年來諸賊之煽動亂言潛圖 國本者纚纚然如貫
一繩而榮德以後亂逆之生愈往愈憯為計轉急其

勢漸大遠延之誑惑如水浸紙中外之詿誤如火助
薪朝廷之上漢賊莫分縉紳之間忠逆相混義理無
可明之時朝象無少請之日甚至於趙時偉之事而
人心之陷溺亂言之橫肆又何爲而至此也　宗國
之慶亙域歡欣而時偉則攘臂公座顯言不滿此言
一聞不啻窮凶是無國也公座恭聽必有其人此不
可斷之以行語而究其負犯不但在於詰字之所擬
議而已則　殿下何靳於窮凶而尚此因循耶　殿
下於十餘年之間治逆訊因殆無虛歲非唯歲計漸
至式月斯生非唯月計亦將式日斯生前日之如是

足以闡明如是足以鎮安者今果邈邈無寸效矣噫
嘻亂言之假托義理者甚於稱兵之賊不必遠引戊
申之逆如徵晸獜亮未嘗不誅而餘禍猶烈至乙亥
喬輝追律雲鏞伏誅而始得拔本今日之事復讎雖
己伏誅今之雲鏞爲復讎窩窟者尚未覈得尚曾以
下諸賊之有浮於喬輝者亦未施大逆之律則宜乎
其義理之愈晦朝象之漸乖也古之中主尚有請大
亂而平九字者以 殿下英武之姿何難於一奮迅
揮廓而措國勢於磐泰耶茍 殿下智不足以周物
明不足以察奸則無怪乎因循荏苒遂至於此而亢

於施措締綸之際臣之愚淺亦有竊覵而仰認者比
如光明之鏡高懸太空洪纖巨細無所不照而或
罷遲深隆於反側　恩諭徧覆於罪孽有如明譏之
必知其亾而　慰諭前席者徒長其侮慢益增其放
肆則臣竊痛之今夫義理不可不明也朝象不可不
鎮安也臣民之讐不可不復也龍虵梟獍竟無以革
質變音也臣愚所望惟願　殿下穆然澄思翕然明
斷三司之請一皆夬施以明大義凡其干連綵復兩
獄未及究覈者皆令王府一一按鞫必得其窩窟迅
掃夬除以靖朝象逆醫乳媪尤為鞫問究竟其本以

復深讐焉臣本恸弱未甞敢言而耿耿憂憤貫徹肖
腸從前愚妄之言徒貽僇辱之資矣之在心緘口懲
虀而昨冬變後如石墜胷上念　宗國凜然一髮永
夜竆廬怛焉無寐徊徨望天誠若仰徹猶謂荒蕪之
言或庶幾有格於　宸衷齋沐治疏拜上　天門伏
乞　聖明勿以臣言為漸輕易厭而棄之　澄省反
覆萬一有裨益之道而情溢辭蹙濡滯封函臣之職
名自臣僇廢忝叨虛啣亦已十餘告身矣公罷虛辱
私義轉蹙亦乞並　命遞改俾安屛廢自請之義焉
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勿煩循其勿辭察職

對金漢耆俞彦鎬趙鎮井陳卞疏

伏以臣十年之間五遭搆誣之人言至今生全寔賴
洪造丁未一疏之後機穫愈密縛束轉急至謂黨
逆而任受鋒鏑無路陳暴忍痛含憤亦已七年中間
外除義難冒出而前以不赴縣官已蒙 嚴譴不敢
復辭忍死赴官晏然莅民情窮理極兩載洪恐一心
銘結歸伏故山泯若無生不意 除命再辱貽
繼降感極生悲淚溢目瘴臣之半生積困實臣自取
臣以愚妄不自量力每見世變不敢不言斷斷一念

妄欲消黨而弭禍比如防水隨塞隨決初謂一撮之
土可以少塞稍殺其勢欲反平穩之流而竟莫廻其
激湍奔波之亂潰横嚙稊米渺然之身遂爲驚濤所
盪擊而力盡心疲轉轉至此大臣俞彦鎬之筵奏臺
臣趙鎭井之叅劾孰非可以剖心痛卞者而金漢耉
之疏關係國是尤宜先卞臣聞漢耉已死無與爲卞
且聞有年条禁 令不敢条陳而噫嘻龜柱之罪一
世之耳目千載之公案有非一人所可誣丁酉大獄
旣 賜之死旋 命逮捕又即仍置而戊戌告 廟
亦及龜柱 上告下布神人皆憤量冀情同骨肉之

招昭載鞫案而龜柱之爲龜柱專由量海湖右京洛
人無不言龜黨之所討者獜謙而厚謙之其來其去
養厚爲影獜漢之乍牽乍連彥衡希旨十手所指尚
何誣也於戲戒 先大王至明之德已燭滔天之禍
於涓涓之時先察其微逆折其萌脹龜柱以黨心申
戒戚里神祇布在龜柱頭上之 敎至今王言人無
不誦爲漢者草疏者獨不畏 在帝左右之靈赫赫
下臨乃敢變幻國是欲以亂言爲脅持之計乎其疏
所謂起於起處之凶徒臣無一人相識而謂臣渠魁
臣實笑之至於尹塾之疏臣在西邑時見之卽臣所

嘗聞知中心隱痛未敢輕發者也其時疏啓迭發
旋即撤止臣嘗憤惋間因言事略有所及而其後窮
溯之論乃復歷言懸空義理夫孰不言而辱以傳法
前後之聲討龜柱者幾人而有若臣獨言之者亦果
何意臣之前後所被人言即希合一邊之說也非爲
臣身亦關大義臣之始忝侍從屢上尺疏論列龜柱
之罪以爲此賊未討萬事皆僞醜類淫朋相與糾結
禍起一夕莫遏燎原臣之此言已被其黨之深嫉其
時臣意實有深憂既而國榮事出專藉邑黨而脅勒
一世及其屛黜聲討之論不少槩及於德億德相匹

言即國榮明證而指謂他說漫漶爲計臣見其頭勢
楇櫳必至難言論乍熄億消毋反元之喩實臣苦心
反致希合之謗及德相罪黜喧豗之說至謂士禍以
臣謂附合異論戕害士流臣遂陳章畧言凶逆之本
始祟於假托義理竊附朱夫子所謂國不亡士流先
亡之意疾首痛心言深意切千奇百怪不忍正視者
設有所見而辭不達意致勤責教群誹衆謗指臣
小人湖海之獄譯白之變於焉而生臣自外邑纔得
還朝忽見窮天地極古今所無之賊變而此際又
有龜枉出陸之舉臣非先知亦察其影適因入侍

略陳所懷糾結窺伺之說天矚潛機衮貞之目燕越
之斥遂紛然並起臣之得免黨籍賴有 天覆及其
明春果有稱兵之環獄相連於夏賊自此以後臣不
復仕闕北膺 命為赴徃役而泯默腐心隱忍成疾
丁未之疏不暇他顧劇艾於極變凶禍探溯於亂源
賊窟臣之從前惕懦不敢輕言者始得略陳人方斥
以疑眩 上獨謂以慮患伊時 聖教死且不忘臣
疏既出於懲討勘請無過於罷職而周年枳塞使不
復言畢竟外擬知其不赴擇吏之說夢寐所無而無
難 上徽仍至寵諭臣嘗對人以為天下無將言見

逐之小人亦無使人不得言之士流矣 家督生還
恐又有言粧出鎭井其所論劾皆是虛影以臣爲的
必中爲期計又不售則沈煥之遂出而伸救鎭井仍
有漢耆之疏此臣十三年來所閱歷之事臣之所討
者逆耳賊耳此何關於黨目而自初至今作爲操切
之欛柄何也己亥夏一邊將反大宗之說德相至有
筵奏柳龜傳播於世其冬煥之劾臣言事論劾一
邊至擧某某而臣不聽此時煥之亦知臣意出於公
見非有私好翌年春臣之始論煥億也煥之忽倡希
合之論袁貞之說始自煥之而臣則笑之辛丑臣疏

槩及龜柱並黨臣之本意未必指渠而燰之自疑寄臣詩札臣又笑荅俞岳柱之疏燰之托以當路風旨慫恿琛賊紹介募得跡如泥塑人無不知臣見燰之笑問其由燰之語塞亦不能荅伊後大臣所謂疑眩之斥臺臣所謂網打之說莫非燰之所倡希合之說爲之宗而畢竟指證乃謂之在簡黨與臣本戇愚平生無黨無黨之故乃至於此丙申夏龜柱鄭履燰轂光隆赫此時臣縱釋禍燰之傳及龜柱厥燰欲交之意要臣會面於渠家臣不聽己亥冬燰之以樂純之意誘臣而臣不從此皆其時掀一世之勢焰而臣不

能附丁未冬其時重臣前右相金鍾秀因人爲言於
臣曰燕越之斥吾自知非要與相合臣方屏廢謝不
能從臣欲附合於當世何患無人反附異趍之在簡
耶煖之之伸救鎮井也許以臺閣風采故引下款實
指論臣臣與煖之義則同人情是故友自少言議經
庭崖異而義不苟同情欲相保相對之際每多譏諷
渠亦不怒強卞笑荅與共立朝輒有警惺對其親族
爲之憂嘆臣意則厚渠惡則深臣對岳枉之既豈不
欲痛陳而煖之負臣臣不欲負瑮獄之後傳聞煖之
以爲瑮是汝立半生見欺如非 聖恩難免濊沽之

誅臣以為使淺得生必先往謝於趙文烈煥之真心
慚悔宜先訪我臣同戚之亦望其革面改畜令臣之
疏如非鎮井之事亦不必并及煥之臣於煥之可謂
勤懇而煥之嫉臣如讐必欲擠陷十餘年希合一遑
之說皆自煥之己酉冬鎮井之疏未出煥之以鎮井
所言聳言恐喝以為如不納款白簡當出果然翌年
夏鎮井之疏出而意專在臣臣知鎮井出於煥之煥
之又挺身繼出鎮井何知煥之必有所知黨逆之罪
不可容易加人將臣與煥之並 令攸司反復推問
如有一毫延似臣伏其罪不然煥之當坐誣罔大以

臣討賊之論每謂之希合一邊則討賊之義真若一
邊之所私而便非公案臣之所請窮覈卽環復兩獄
謂臣包藏禍心陰害善類或以為舉一世歸逆或以
為網打者終以人情必無是理而一人倡之百人和
之言固易惑事若可疑臣則居然為趍付一邊之人
臣身醜辱固無可言而從前懲討之大義亦將因臣
而並被其誣則此臣所以腐心痛骨必欲卞白者也
若其鎭井所謂設注云云非但世所共知臣若吸吸
恐為高人所笑臣旣自廢卞之無益附陳煩褻臣又
不敢也臣一疾五年死且無幾自念十餘年侍從言

孝田堂藏書

止於此自觸感懷聊復獻言今夫生民之困悴士風
之乖亂朝綱之頹弛國計之衰痛何莫非可憂而惟
是君臣大義墜地已久自有君臣未有如今日朝廷
也就以延年事言之趙德鄰事覆難之時以趙進道
前科時事祖述魯禧敢欲 上逼者旨意之凶與魯
禧同歸而一事兩段漫漶義理互相興訛迭興造言
轉輾襲其舊套詿誤遍於一世乃復有星九之變星
九亦有心腸何故而公然不臣於 景廟又何故而
公肆誣逼於 殿下哉耳濡目染視若茶飯澤徵鞫
庭之稱戒泓徵凶書之犯上夏璟千古所無之凶言

復字二字倡出之凶圖必欲倡亂言而讐國家者傳
襲已久自曾禧以來一節漸加一節由前而推及於
後由後而益驗於前逐段相照隨事符合至于今為
四十年凶逆之根因人心擾蕩國是汨亂 殿下御
世過一紀已久而規模未定統紀不立出天之智獨
運力敵於凶黨之奸詐日推不給變起意外一朝淪
溺則悔將何及臣則謂自曾禧以後上承下接之逆
褰竟未打破則國不能國也臣嘗蒙 先朝親策之
命而對不過陳腐而 命臣讀策許以慷慨至今追
思感泣嗚咽一念此生誓期追報臣又早孤頗切移

孝而十餘年披瀝之言非徒無益乃反有激此所謂比如防水隨塞隨決而臣以此疏妄謂釆義史氏書之以臣謂討曾禧龜黨而不負大義懲討之言出於公見則臣可以藉手於地下矣臣即荒野一傖職名初非可論而屢辱 恩命義分惶蹙扶舁病軀來伏京郵瀝血封函席藁俟 譴臣無任瞻天望 聖血泣祈懇之至（疏入 命封緘還給又有傳播則承旨當為嚴處之下教）

論濟州事請遞吏差代疏

伏以臣猥膺海外巡撫之 命恐負 委寄日夜兢慄隨事 啓聞阻風久淹識短見淺只俟罪譴而抑

有愚意之不敢不一陳者臣竊見湖南國之根本而
耽羅一島爲湖南蔽島中之産馬貢橘固爲利用而
有大於此者南紀瀛海東接大坂江户西延福建江
南島爲之介而東西順風不過一便帆五六日之程
高麗三別抄叛據島中金方慶將兵來討中洋遇風
仰天太息曰國家安危在此一擧方慶聞世名將彈
丸小島一時反賊早晩可滅而至謂安危一擧者深
謨遠略蓋慮其不卽拔本漸至盤固連通外國駕逆
嚮導休卒調船一帆直擣則湖南非我有也洪惟我
朝惠澤咸化積洽島中勝國時反側之憂自底懷

脈絡賊修械布置鎮堡規模制度肅然整暇嘉靖間海寇百餘艘侵掠而全獲奏功東來一艘不敢復近國家宏遠之圖收效於數百年之間隱然為湖南之一長城壬辰之亂數枝賊兵自嶺入湖而烈將義旅猶未收功然國家之賴以中興湖南一路之力而湖南全安賴此島幸無充斥也朝廷知其然擇置長吏多用武臣之有謀略將才貽望之人考見題名記前後可數不嫌險遠為官擇人至　先朝中年而皆然邇來三四十年常調武臣每多充補間除文吏百不如武前人之設施措置方且槩然弊盡島中官民之

不相親久矣徵斂之門名目漸繁甚至於寸藿尺皮賤貿貴賣售利如商賈民視官長常無愛畏之心民不愛何以宣化民不畏何以立威陰雨之備一置忘域列鎮戰艦之載在邑誌者今無片舸器械之年久者非但腐廢吏校軍卒見其器多有不知名者一島軍摠足為一軍而任其闕伍充以老弱金鼓坐作渾然不省此皆不擇吏之弊也或謂環島石壁天設險阻船不利泊毋患外寇而禾北朝天浦之外水山西歸摹瑟明月等浦或有平港或有沙洲容泊巨艦非一二計臣聞每歲風和輒見龍驤大艦掛着四五布

帆頻過南洋或停纜汲水於牛島等數三里之間過去未下船例報備局而近寢不報西歸摹瑟外洋即大坂福建互相通貨之要路我國固邊之方比西北尤重臣嘗歷觀閱北十州會寧頗見修飭亦少侵魚蓋以地望頗重顧念前途稍重廉義凡人常情有必然者此島之爲湖南要害不啻重於平時互市之會寧臣意濟州牧擇遣武臣之以地望稱者兩邑亦用有前程之年少武弁懷民詰戎之方庶幾得矣 先朝癸丑御史沈聖希有 啓以濟州邈在海中無所顧忌多行不法康津爲濟州門戶請以侍從爲寧常

時廉察許令直 啓其後五六年相臣申奏施行揭在康津衙閣而因卽寢止此則有拘體貌事固難行臣意該牧判官擇送侍從之臣營邑互有顧忌亦尊體統則宜有實效 聖朝之爲島民懷保爲海防備禦者未嘗不眷眷哺以船粟勸以騎射繡衣按廉釐弊開利者前後非一而凶年移粟不足當於平歲之倒懸一番試藝無所益於常時之拋棄御史之間有一二釐革者歸帆纔發弊復如前所謂節目皆爲虛文一曝十寒未足爲喩 朝廷之爲島民千百計皆不如遴吏一事湖南藩蔽之爲國根本又非他州比

也伏願勿以人廢言焉仍念臣不仕已十年中間西
塞之赴官為仲義分而屏廢之中忽承此 命義在
往役蹈踏冒膺本收權察尤增惶懼越海之後刻日
竣事而臣有宿病瘴湿為祟外若肥健內實虛脫水
陸驅馳精神消鑠海氣浸潤脚氣添症轉轉危頓已
踰旬日島中多陰少晴陰霾則昏窒涔涔饑民呼訴
糶倉簿記了無照察一直廢却身孤心弱念多自危
孤燈聽潮歷數平生委身立朝無一報效忠孝全虧
生不如死而誠恐千里海外生行死歸有累 垂惻
之聖念百回思念抆淚消膓伏乞 聖明哀臣之情

窃臣之懇即 命差代俾臣歸死故山民邑之事亦
無曠廢公私幸甚民無任瞻天望雲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苟欲擇倅爾當不讓於人言病雖如
許眞所謂王事靡盬爾其努力按任疏中条件及狀
本稟請令廟堂論理回啓

濟州歸後納符陳民事疏

伏以臣生渡重溟實賴洪造誦念 恩音銘心鏤肺
情急歸死摧曳登程幾至數旬纔到城外而行路添
症冷疝衝心作一邊篨無以運身瞻望 象魏替人
納符惶隕蹴踖無所自容臣始因奉使仍忝守土誠

不孚感遏災非常請穀之狀上貽 宵旰之憂重煩
治民之獘咎則由臣罪如不容移粟之及期利涉實
由宸心之格天船泊之後臣候風在北浦見父老
人民有過峙穀之下輒皆攢手昔宋湖州大饑民受
移粟與長吏焚香祝天千載想像有足感入而臣親
見之情弱易感見輒出涕臣放舡之時衆民之環擁
齎許者皆言 聖恩至有内下死回無憾豈敢復要
煩徹而惟願以目見之狀仰奏 宸極一島過半將
死之命叙庶甦復續穀咽喁啾其言切悲臣諭以治
邊凶歉無異島中萬斛轉輸實出於爲島民切至之

聖念內下五千之穀特恩迥絕尤是陸民所未得
爾等雖死有何加望中復明諭而槩以人中與穀數
較量則六萬餘口以萬五千之穀數分排七朔賙賑
鱗次加等雖沐自初盡付而終始當付者要不下數
萬移粟之外斷無一粒補給之策其勢則島民太半
必至塡壑臣在候風館數十日間旋義縣一月所報
死亡甚多以本縣尤甚之故白給分糶比他優數令
無癘氣而死亡如此從後可知臣登陸歷見沿邊邑
荒在在慘目誠使島民死者太半更無移粟加數之
望今其勢雖無以全活苟使一有不死此亦聖恩

攸及臣始以島中事受命當此萬民濵死之時苟有
一分利益於民不可以連職而不陳愚見臣見島民
擧多畜馬私屯之馬多者或延百匹有戶無田者亦
不下十數匹令以百般求生之計舡馬渡海欲為換
穀而不馴之馬其價甚少一馬換穀未滿一斛涉險
謀生其計又左島中之行地有用服習善步牝馬為
良而自古立法牝馬不許越海蓋以字息為重也牝
馬出陸一匹售價不啻十倍於生馬自前設禁雖是
美法爲萬命救死人畜貴賤令無可論弛禁許賣或
慮因此有國屯偷竊而國屯則新鑄烙印標以分牌

私出之馬別有烙標則此無可慮臣意自今至明年麥前許以北馬出陸則人人之各自謀生以馬換穀似不下累千餘穀包此路一開亦慮尋常凶歲援以為例有違法意而今年大無即是百餘年一有之大灾此不宜援引為例申嚴法禁則一時救急亦不害法意也臣於今年見販賣米船前後陸續於春夏者殆為五六千石島民賴活半在於此嶺南熊川泗川晉州等地亦有為捄大饑裝船載米而來者湖西商船之載米而來者亦多蓋以售利島中百倍於他地故也明年則無論某道遍多凶荒米商之來比今春

必知全減而商販亦不必永絶臣意則三南沿海商船載穀入島中者使各其邑考察別施蠲役之典以開趍赴之門則必有其效有勝於屢千石移粟之加給矣臣仰念 宸心爲島民至誠惻怛移粟内下之 特敎有感豚魚一夫塡壑惟恨 恩澤之未究妄陳愚見冀有一分之效惟 聖明裁處焉臣於春間叅狀妄陳移倉事臣之愚意只以島陸轉輸之勞冀爲便利之方而實不知設施規模擧行便否矣今於歷路見沿邑守宰語及移轉悉聞其弊雖非目下救急亦不敢不陳羅里浦始設亦有各邑分俵之名而

羅浦即衆商輻湊都會之地多少移穀之以凉藿價納者該縣主管收捧凉藿詳定折價比穀數不啻優厚則雖有耗費撥貿充穀綽有餘裕各邑分俵之數皆自該縣區處貿穀出納民則不知自己丑以後始自巡營主管每當凉藿收捧監色來到監捧乙巳以後仍為移設於羅州所謂濟民倉常為榜然之一空舍元無一色貯穀而列邑區劃移轉之穀方當輸送勞苦已極及其凉藿分俵各邑裝船受來於羅州量民戶分給則所謂藿物一耗於營監色再耗於邑監色一束之藿分裂散縮一戶所受不過為一時羹具

而及秋徵穀如數十倍籍令衆民所受之藿物初無耗費畎畝之民不習販賣藿物自歸銷耗穀乞無異空納況其所謂藿物初不相當畢竟則白地納穀移轉簸揚見縮之數亦為加徵沿邊之民聞移轉二字舉皆失心聖朝為邑民優恤之政為弊至此營裨捧藿殫補腴任此等之弊何事不有而移穀捧藿弊至於此則尤為痛心古人為法固便完厚量度地利斟酌物情非不知移轉程道之頗遠而羅浦設倉為其捧藿易於貿遷不撓民而充穀有餘也非不知巡營管攝之稍重事面而的知其中間耗費之難防專責

該縣之主管出納俾使島民仰哺凶歲而詳定之法
穀價不踴又使該倉收糴常有餘於充數島陸俱便
無害於民臣之始請移倉只爲轉輸而轉輸之弊猶
是縣事仍襲延弊竟不改施則島中凶歉比年間有
十年之內移穀不下三四遭則沿邊陸民勢將弊盡
羅州空倉誠無義意移倉之議每患遠延邑分俵之
爲難而一邑分俵爲一邑民弊二邑分俵爲二邑民
弊羅里浦則以七山之險雖不得復設無論某邑量
其地勢商販輻湊易於貿遷之地專責移穀捧糴之
事設倉出納貿遷搬易勿使營裨監封則守令之畏

俾巡營有勝於偏裨之私昵字牧之官亦異於畀類
永絶民户分授納穀之規使沿民相忘於移穀之役
亦使島民隨便往来受穀納藿如陸地外倉則濟民
之倉名實始可以相符島陸之弊庶可少息自今萬
斛捧藿時量宜改施令道臣廟堂反覆爛商以為救
弊開利之地焉臣千里歸来疾病為祟有違反面之
禮竟失復　命之義行且尋鄉田瞻　雲闕不勝隕
越乞被逋慢之罪以肅　朝綱以安私分焉臣無任
瞻天望雲屛營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今見爾疏島中之事可謂不見如見

諸般條件許令廟堂草記稟處

辭刑曹參議疏

伏以臣奉使海外重嬰奇疾生渡重溟實賴 天恩歸伏故山延拖不死騎省秋部間有 除命 恩渥不棄罪積久逋念臣不仕十有餘年屢膺陞役間赴外邑粗伸義分而海島收守實無一朝逃遁之路分司肅 命為效當日奔走之義株守迷執諒非擠棄前後衷情陳畧已久竊意 聖明幾盡俯燭甘作荒野之老傖自稱 明時之退士稍遠駭機永謝危途聊送殘年以娛餘生從今日月莫非 君賜晨夜拜斗

攢手禱頌不意秋部 特除又及屏廢之蹤初謂遺
照宜即犟遁拖至屢日職名尚存詞訟重務緣臣癃
曠踧然若驚無所自容臣非高蹈豈欲長往人臣之
遭羅讒言僇辱身名從古許多而起怨起於懲討目
以樂禍揖誣及於空蕩指為黨逆生逢 聖世莫酬
報效之志獨抱危衷積被忌嫉之害長冒危於半生
不得安於一日而獨蒙 明主之深憐者歷數今古
惟臣而已此臣所以自悼窮命終恐 聖恩之莫保
永失自廢欲效古人所謂不報之報也惟是天性不
泯靈識猶存身在丘壑念係朝廷漸見君臣大義冉

冉墜地聲討亂言而未闢亂言之寃㪅闡明義理而
益見義理之滅裂漆室之憂耿耿如結窮山靜夜怛
焉無寐腦氣漉漉如石上下死則無知誠爲可樂而
一疾三年死亦未易見今賤疾添以毒痢已踰旬月
委席滚滚虛縻官職益增惶惧心氣有損神精昏錯
茲具短疏蹄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哀
憐臣情卽令遞改亦 命削去臣仕籍治臣逋慢之
罪俾安溝壑畢命之義焉臣治疏扶病随至中路從
縣遞上送則政院謂以三品辭疏而再却臣不知格
例之如何而如臣情理之危苦固不可斷以辭疏况

疏中所陳區區憂國之忱亦有所及者則一例退却亦不絶於壅蔽耶臣亦為之憂歎而氣短也不得已攜舁病軀來伏京邸滂泣拜章還尋鄉路尤增死罪臣無任激切屏營俟罪之地

答曰省疏具悉爾其勿辭上來察職因承旨徑出聯疏傳曰三品辭職疏不為捧納云云在於何房故事乎延來政院捧措無非服疏云云此猶不足道臣從縣遞捧上之疏本謂以齋日退送也之三品辭疏不捧云云本為駭然兩日該房承旨查出罷職

啓

玉堂請寢龜柱出陸定配之命啓

伏以臣等即伏聞金吾郎狀本有龜柱出陸定配之

擧實不勝萬萬驚駭之至噫龜柱之爲劇逆大憝婦孺之所共知天地之所不容假息海島久逭王章國人之腐心痛骨九年于玆矣何幸迺回 天心特從合辭發捕有命就鞫指日臣民切臠肉之心亡賊有斧吭之期不意今者有此意外之擧臣等愚昧誠莫曉 聖意之攸在也始也 命下王府若將俯循輿情而終焉徧配善地有若漸就輕典是 殿下欺朝臣也欺國人也以 殿下至明至剛之德何爲此往誅所無之事耶顧今人心靡定亂逆層生凶孽多覬覦之患倫常有斁絶之歎亡如龜柱逆如龜柱而竟

失肆戮之典邊有臧等之命則四方之驚惑已無可言而將來之憂虞實非細故也　邦慶無前霈澤旁流而至如龜柱之罪貫　宗社憤積神人則　殿下亦何淂以私掩公屈法伸恩耶臣等衷情舊廹冒死求對願借方寸之地獲陳沐浴之義而忱誠淺薄不許　賜接抑塞而退草草陳劄伏乞　聖明亟前成命刻日拿來亟施三尺之律以解神人之憤焉取進止

啓辭

避嫌啓辭

臣安陳一疏昨奉 批旨令承 筵敎 誨責備至
臣不勝惶懍震越不知所達今日臣子雖匹庶之微
豈不知 聖意在於調劑鎭安而臣之陳疏之意乃
所以欲其仍此而鎭安仰體 聖意也夫與國榮相
親者何限而臣獨論宋煥億者非但煥億之於國榮
至密且切我國世家士大夫為一世儀式有非他人
之比也先正臣際遇 孝廟禮待隆重至今士大夫
不但愛其後孫雖外裔亦皆貴之今煥億以其後孫
諂附權奸及夫儒賢上京之後藉重儒賢凡所以干
要國榮者無所不至士皆羞之人皆鄙之其忝辱祖

先貽累父兄已不可言而一世士夫為之傷痛而深嫉者此也此臣所以論之而疏中下段數人亦謂國榮之終始貽累於　殿下政令刑賞失中之事也亦非論人則此可以　諒臣之情也至於顧門下斟之說政謂罪一人而風礪一世之士夫為今日顧安之道　聖教又以為引譬失當至有老壯之　諭臣平日若有見爭於　君父者　聖鑑之下亦豈無諒臣本情者而前後　誨責之教如此臣何可一刻仍冒於臺次乎請　命遞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狀

巡撫濟州因士民狀請營建大一觀奉安 御
製聖諭狀

臣今月十三日登船發向濟州至所安島阻風留一
日十五日夜僅到濟州道頭浦島民聞御史奉 璽
書至老少男婦環海如堵十六日馳入本州瀛洲館
聚會儒生耆老校吏軍民等宣讀 綸音原本及諺
飜一通庭內外俯伏聽訖皆傴僂起伏北望攢手嵩
呼千億聲殷海濤垂白扶杖者往往有感淚被面爭
言 聖恩至此死亦難報刊印 綸音冊子發閱賞

送於三邑各里一一分授使之聚會聽讀癃老丐乞
之類俾無一人不聞令番試士特以各使盡其才之
聖意分三日詩賦銘頌論策試取之由亦即發關知
委矣鄉校書院儒生及方外儒生數百人列名呈書
以為一島之民屢蒙移粟之恩得以保命於歉歲者
何莫非如天之盛德而今此 恩諭去益罔極蔀屋
疾苦無微不 燭咫尺之天如臨頭上試士之分三
日至於 聖策發問尤是一島前所未有之 特恩
盛舉凡在衿紳無不皷聳感激 丹綸之自天下降
於島中有如星斗昭回爛照巖穴其在尊奉之道令

宜別建一室以奉 綸音御製環島之民皆可以出
入瞻望朝暮頌祝世世島人望見甕桶之紅光紫氣
咸知今日曠絶之 聖恩牧民之官亦皆可以仰瞻
煌煌有以警惕於臨民之時云云其意可感其言有
據海外絶域衆願難孤耽瀛洲館東邊前臨漢拏山
靚敞之地以中四楹外十楹之制繚設門垣取書經
大哉一哉訓詁萬姓見其言之大知其心之一觀序
卦如樓觀之觀觀於下爲民瞻望之義扁以大一觀
爰奉辛丑癸丑頒下 綸音聖製策問 御題自前
御史賫來 綸音諭書藏於客舍東夾室壁欌臣奉

出考閱則延在三十年前并爲見失而　肅廟朝乙
卯丙申　先朝癸丑　綸音只有四度別爲間架奉
藏定有司以爲勤護之地謹具　啓聞

陳島中民情移倉便否狀

令正月初七日自濟州離發遵海周田遍行三邑九
鎭堡十四日還次濟州巡路五里十里之間老少男
頒連絡成群環立馬前爭言里社中　綸音毋子一
皆聽讀　聖念之眷眷於島民乃至此極含生之倫
無不感祝歛歲殘命至今視息莫非昨年移粟之
天恩飢病死亡村村居多而未死之前亦沾一二日

恩哺之澤死者亦必感恩至有呑聲嗚咽涙流被面者臣亦惻然感傷面面慰諭因為布諭 聖朝詢瘼鑾輿之 盛意村村駐馬一日僅行四五十里遍歷閭里審察物色昨年穡事不至大歉而旌義右面大靜左面濟州右面等三面最被風災殆同慘凶重以秋冬捧糴徵族屋多稍實戶畜儲盡空目今春窮比他尤甚馬首擁訴之民姑無鵠面浮黃之類而皆言計口分等之還穀每不及於巡前在在民訴皆請移粟縣以涼藿聊生之類如得移粟則比之私貿其利不些且以屢蒙 朝家優恤之恩意浸漸潤雖不至

庚癸之呼而必望船粟今見御史之來皆謂飛輓之粟方且蔽海而至此實每年難副之望移粟之舉毋論島陸運粟移艤俱爲巨弊穀物之沉失人命之溺死前後相續之中奸緣生奸亦多難防除非切急遑遑民皆魚喁則有難輕施凡以移粟爲言者一併曉諭拒塞大槩移粟移艤島陸轉輸時奸緣作奸之弊姑捨毋論沿海羅州等邑沿路雖云內洋亦非島人常時來往之地故島中篙手沙格之一生慣水者移艤之時猶多前後致敗況沿邊各邑之僅能緣海岸內洋而往來者忽入於大洋盪潏之中其能不敗者

幸賴 王靈從前每多致敗夫以陸地無辜之民命
輕試於易敗必死之地運輸之穀輒多沉失畢境島
民又因納藿而殞命則 聖朝矜恤島民之至意實
無萬全無弊之策移粟一款決非每年容易許施之
事而島中土薄災多通三邑穀摠不滿二萬歛荒之
歲非外穀則亦無以全活濟民倉設施寔出於 聖
朝懷遠恤飢之策臣未諳設施規模何敢輕議而即
令所見如得移倉於康津海南等地使島民往來受
納使各其官主管與受亦令道臣總察隨便隨運或
先納藿而受穀或先受穀而納藿防奸塞弊亦在節

目睫密則自朝天禾北等浦至南塘古達島等浦大洋船路一直相對往來之篙手船人毋論彼此皆爲慣熟遠近島嶼之指點朝暮雲風之占候心與境會手與心應除非鈎船敗舡之汲利妄發者則萬無致敗之慮島中望哺有朝發夕至之喜沿邊轉運無乘危涉險之患區區淺見竊自附於便宜可否之義至於麥後預慮之事穀數不必多劃須運令難再舉先令道臣區劃康津海南兩邑中留庫穀折米限二千石許令濟州等三邑量其時緩急而從多少分受以去仍爲納糴則似爲便當亦可以先試移倉之便否

以臣狀辭 令廟堂 稟處廵路民訴之以弊瘼呈
狀者多至百有餘度就其中流来徵歛之許多謬例
雜支痼弊令方一一查括以爲除革之地謹具馳
啓

各屯馬場禁耕事宜狀

各屯馬點烙係是應行之事而驅點頻數自前爲耗
斃之一端番點革罷實由於此而牧使秋廵時緩經
點烙又當春寒嚴谷氷雪之中一齊驅出顚跌致斃
勢所必至點烙則停止各場所報故斃連續不絶其
數頗多又有闌失則牧子群頭輩責立代馬亦有族

徵之弊呼訴稱寃前後相續馬政之漸弊良種之絶
稀自前 臣與御史各以意見論列條陳狀辭謄毋
動盈籤軸利害得失姑難的言而惟是塲內冒耕一
事不可不蚤 聞以待 朝廷處分大槩塲內禁耕
設法甚嚴十所之塲屯馬如雲吃草飲水任意自在
互相蹄齧有時馳逐無所防碍各遂其性馬之肥蕃
有勝飼養故禁耕之法自古以然中年以来農民以
其糞踏之利於種穀間間起畊圍置木石以防害穀
夏秋之間塲內豐潤之草水於馬有失刈穫之後通
其防隅穀草根莖又爲馬食而猶不如任其自在之

時也農民亦不敢恣意廣闢間間耕播自官嚴加禁斷犯耕現發則從重徵穀以資監官之料元無自官出稅之例故犯耕者猶有畏忌自乙未年爲始如法徵稅防限一壞次次冒犯視如常事每年一場稅入小不下七八十石通計十屯所捧殆爲七八百石屬之收使官用此不過數十年之事而農民之無田耕墾者已成恒業今欲一切禁斷固難其斷絕生路一任冒犯亦患其漸縮馬場禁之爲悶不禁亦悶究其弊源實由於徵稅官用之致利其官用者輒以爲冬春氷豆馬食穀草許耕之便亦利於馬而禁耕之時

馬則蕃息許畊之後馬則耗斃馬之利害相反於官
之利害推此可知臣意粹令嚴禁恐為行不得之事
所謂官用之場税穀並為出給於各其屯優其給料
專責牧馬之羸縮亦令各其官照管檢察有妨於放
馬之處則一切禁耕其餘無所妨害之地與舊廢牧
場略許耕墾則窮民耕業不至於一時見失場馬牧
養庶幾於漸次有益以臣狀辭 令廟堂 稟處秋
巡點烙時例為削取雌馬尾鬣換貿以補官用自前
間年為例延年以来年年削取每見放牧之馬短短
赤尾所見駭異春夏之間蚊蝇遍體馬之瘦斃亦多

由此尾鼠搜貿又為歛民之巨獘官用謬例一節革
罷閭三年畧畧列取只資公用實合事宜故以此意
民節目申飭分付於該收謹具 啓聞

採訪孝烈忠請旌褒狀

孝子節婦之湮沒未顯者一一採訪搜問又有呈狀
之以此等事為言而並無卓異之行可以登 聞宜
蒙旌表之典者其中畧抄其有實蹟者或成給完文
除役以為觀感之地旌義縣有一奇事不可不登
聞故學生吳興泰戊申逆亂手草起義討賊之檄文
今其文尚存首言忠孝無二致子而不救父之危臣

而不思君之難則無異禽獸中言賊勢甚張無識之
民不辨順逆之意又言島民異於內地癸甲之凶勢
將盡劉而特蒙賑救之恩父母妻子得至今日惟我
島人以　先王不忘之心追疇昔拯濟之恩齊赴國
亂以死報之當國家危亂之時死則為榮值凶辟横
肆之日生亦為辱成敗利鈍非所當論云云傳檄三
邑略聚累數百人將欲發船而旋聞亂定停止其文
忠憤激烈辭嚴義正煙煤殘缺之斷續至今使人有
感泣者雖其事未就其心不泯島中民俗教導之要
宜使知其親上死長之義而典恭事竟無表奬則實

爲父典與泰死無後只有從子老儒以其檄文請跋
於故徵士謫居時而藏置於書院濟州人故孝子朴
繼昆誠孝出天嘗因事上京船敗中洋漂泊將死取
船板書數句訣父母語祝天而浮之潮頭不移時板
到其父門前父持板告官發輕船載還島人至今言
繼昆孝能感天繼昆有孀女悲其青年苦節命一婢
給灑掃婢名高麗樂髮鬈鬆多卷俚言髮卷者高麗
樂也婢日夜不離側及年長主欲嫁之婢辭曰吾主
守身勵節吾與男子處不潔何敢昵侍且吾命薄爲
人婢不欲以人道又生人婢也主憐其意許良亦不

嫁服勞愈勤主與婢相依老死繼昆有通天之孝其女有烈婦烈婦又有忠婢孝烈忠之相感而萃於一室傳以為異事吳興泰之義聲至今如昨日朴女之貞烈能使賤婢至於廢倫而感服宜有旌襃之典以樹風敎旌義居前佐郎康聖翊以文籍從仕有老父事之至誠不欲上京求仕比之汲汲進取違離老親留滯京洛者不啻有異臣數面接見頗有操守棄置可惜州居閑良朴重熿以孝子朴繼昆之孫家庭傳戒讀習兵書武技以待不虞報 國亦宜各别勸奬以為聳動之地謹具 啓聞

孝烈忠旌閭擧行陳 聞狀

臣伏奉去四月二十二日有 旨島中貿貿氓之蚩
蚩採問䘏行搜訪人才以副 九重諮諏之急回其
職之先務觀此繡单有一二叅 聞者豈令循例回
啓以忽勸奬之方乎旌義故學生吳興泰之爲國忠
義濟州故孝子朴繼昆之感天孝誠島以北諸路之
所罕聞者而興泰繼昆尚今蔑無旌異實爲欠事奇
哉繼昆之家又有其女之爲烈婦烈婢又有忠婢孝
烈忠共萃而其孫重燮能述祖戎續家業不思科臼
潛心兵學云者亦合一番收錄令繡衣就吳興泰之

閭旌之曰義士朴繼昆之閭曰孝子列女低一行扁
以忠婢之名仍令繡衣各撰紀蹟之語俾州人之過
其閭者秉者必式行者稍黜為百代樹風聲之一助
以此回諭令六月十九日臣祗受有 旨令各具官
各為建立門閭即行旌褒之典義士兵興泰以一氏
斷簡有此 特敎旌閭於六十七年之後凡有聽聞
無不感激咨嗟皆以為孝烈旌閭古或有之而義士
旌閭前所未聞邑名旌義令乃有符從此島人皆可
慕義而勸忠孝子朴繼昆孝烈忠婢棹楔輝煌並耀於
一門即八路之所稀有人皆奔走觀瞻以為 聖朝

勸人礪世之盛典凡我島民庶有觀感興起之效而
其孫重熡之 除職亦由為善之報舉皆傳說而歎
息臣以各人行蹟及旌閭事實撰出紀蹟之文並各
列揭于旌閭之下方令此 特命旌表實為島中千
百代流傳之盛事臣適忝守土與有光榮不勝感激
謹具 啓聞

琉球國漂海人事情陳 聞狀

琉球國漂海人問情之由繼以馳 啓而琉球人之
不欲水路還國必要從陸路願往福州地仍歸其國
者事極駭異所當反覆詰問而譯學通事俱不能曉

解其言漂人中所謂解文者不通尋常行用之文字無以得其情實語及水路送歸輒皆揮手掉頭至諭以　國法所不許而抵死力拒推究其意有可揣知漂人之當初發船不過因公事委往水路四十八里之地初非商賈往來之類其船則一丘小舸所載無過衣服文書猝遇大風蕩漾於際天大洋之中過了三十餘日而船中死者過半只餘四人今以不習水之若干人泛彼小舸放之萬里鯨濤誠有必死之慮此所以抵死力抗乞由陸路轉至福州得其往來之便其情非不可憐萬死一生之命推諸必死之地者

亦甚矜恻而異國漂流之人移咨入送大國非但必無前例揆以事體亦有不可雖是遠人避死求生之計而有難從施改裝船隻多載粮米待候北風強令乘舡任其死生之外似無他道傳令地方官爲先改裝舡隻以待自前漂流人不啻累過而今番則事異常例玆以備陳事狀　令廟堂稟處以爲待　回下舉行之地邊情何等重大而臣病勢危篤不能親問他餘大小公事曠廢亦久不敢仍處於聽事公堂移接公廨惶恐待罪謹具　啓聞

三邑災歉請移粟賙賑狀

三邑秋廵例於今月旬前後發行而臣病勢危篤無以自力檢田豎馬俱係大政而緣臣病廢不得擧行今年島中穡事雖經六七月久旱而間多驟雨仍得甘霈至八月望後各穀蔿茂向熟大有豐登之望要不過數十日可以收穫民皆歡喜不意八月二十日東風大作禾穀披靡二十八日丑時爲始四方颶風一時交作扂飛石走飄如亂葉官舍公廨數處頹壓村里拔屋十居一二海波騰揚飛沫蔽天無遠無延如雨如霧禾穀之爲風所驅蹂躪被傷之外海沫鹹水如盐沉漬風定後數日暘曝一望田疇蕩然無

青風起風止不過數時因風被灾豈至於此而醎沫
飛灑自海邊至山村三四十里環海一島無不皆然
此非尋常灾歉之比摘取禾穀莖穗口含舌咶醎如
灑鹽八九十歲老人皆言康熙癸巳有此灾異今年
又有此灾連年荐饑之餘初見大豊之兆不日將食
而忽至此境重以閭里頹舍無所容庇在在愁泣之
狀有不忍聞大静旌義兩邑被災尤酷海沫所及非
但禾穀之枯損草樹亦皆萎黄往往葉脫如冬臣發
遣軍官發人周回三邑一一摘奸則大静旌義之尤
酷一如邑報濟州四面田轉少風處及距海邊稍遠

五六十里之山村頗有青色姑待蘇醒或望就熟而目下較量取實者似不過十之一二一島之內實無各面里積實之次之可以分等者如此大無古今所罕臣受命守土致此無前之大災無所自容臣疾痛醜惡之症不敢陳列而肉脫神荒瞀無省覺等閑酬接一皆廢閣此時民事雖欲效死盡力其勢末由只俟 朝廷處置而關係民事之時急者不敢不先陳再昨年凶斂雖云慘酷當年捧糴猶能過半昨年春移粟萬斛不為不多民間畜財亦不至傾竭而昨年設賑死亡猶為相續今年則公私穀物掃盡無餘

州倉留在二百餘石及麥還分給時較量略分所餘
為二千石此外三邑並無一粒餘儲秋農收穫全無
可望而如得一二取實則雖或從多少分等捧糴量
不過十之一二大靜旌義兩邑則十之二亦無可
望即令民食以夏間牟麥之稍豊姑無飢殍而十月
以後勢將束手待死自前設賑之時雖曰條邑稍饒
之民多不受還亦不付賑而今則所謂稍饒之民已
為蕩盡於三年救荒之餘一島之中無論有田無田
稍饒至貧舉皆望哺於 朝廷之外無他計策臣從
前以船粟重難屢陳狀辭而今則事狀切至時日為

急反聞湖南沿海亦多失稔須運轉漕實有俱困之慮而島中魚喁之民計口量勢若非折米二萬餘石船運則勢將盡劉以此數排比假量猶為不足而酌量島陸之勢茲以陳請仰 令廟堂行會本道以為及時措劃救活之地十月內折米限六七千石先為入來其餘萬餘石自正月連續到泊然後庶不至立視其死臣病不省事凶歲民事便無主管一日為悶惟待 朝廷即速變通而民事之有關時急者先此登聞年分前請賑有異常列而恐不及時後來無策緣由為先謹具 啓聞

敎書

敎洪忠道觀察使李東㬎書

九重勤勞憂未遑於宵旰一方委畀秩纔擢於金貂豈徒施以寵榮蓋將責其報效予惟湖臬五十州之爲俗最是流弊一二事之難治魚鹽之利稍饒民多薄農功而務末利絃誦之風寢遠士或藉名義而尚豪強田賦漸繁嗟小民之無告軍籍益蠹奈猾吏之多奸至於近年亂逆之生又在沿湖氏族之盛剪除凶孽非無懲討之嚴懷綏士民尤急宣布之化茲當岳牧交薦之日實難才具著稱之人惟卿向國其心

肖父之子昔年上箚意可尚於衛護儒林初元陳辭志則勤於隄防逬孽言議超脫於標榜忝銓衡而務主公心詞翰早襲於家庭長經幄而繹有華譽將歷試於內外遂欲委以藩屛玆授卿云云卿其祗服訓辭克殫心膂詢蔀屋之疾苦可以一一並除布廈氈之德音庶幾欣欣相慶治人在於律己想聞按轡之風憂國必也如家何見顚藩之效其餘裁稟厥有典章一節殫誠宜自效於葵悃三世受任庶無忝於棠陰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平安道觀察使李徽之書

王若曰屏維分八路之疆寔重西塞咸望著九卿之
列遂委老臣既廟謨之僉諧故宸簡之特從念彼一
區檀箕之舊域貽予九重宵旰之深憂一帶涓江虜
騎奈朝夕之易渡千里邊堡戎政寔緩急之可須章
百年之昇平自致人心之恬嬉軫一方之備禦若為
邊謨之綢繆錢弊粮餉之委輸多擁虛簿城池甲兵
之繕詰未有實切矧惟民俗之難治實有王化之未
暨賄貨恣巧猾之習人多訟爭樓臺擅繁華之場日
事遊佚誰效張益州琴鶴之操可追羊峴山裘帶之
風惟卿介石之心如玉其質終始一節未或渝於夸

波謹慎平生獨不改於儒素主貢舉而久提三館得

士最多長選部而迭居兩銓用人不苟陶士行之運

甓齋內體若不勝范希文之藏甲胸中膽則欲大文

敵武略豈使卿暫離朝端雅操清名欲得君藉重邊

塞茲授卿云云卿其祗服寵命勉展殊勞克殫戎謀

俾邊圉而增固誕宣仁化導民俗而歸淳樽俎折衝

可以延懷而遠邇服氷蘗礪操庶幾吏戢而民孚其餘

稟裁厥有彝典於戲丹心白髮那堪戀北闕之思綠

籏黃堂庶效鎮西陲之績故茲敕示想宜知悉

敕總戎使徐有寧書

示薄譽於外補防禦關西界重任於內移摠督漢北
惟茲中權緩急之托盖取外戚謹慎之人惟卿故家
承休先朝命德操持一節不欲俯仰於名途謙約平
生庶為標準於澆世東京茂績已見循吏之著稱西
臯威聲允叶初服之慎簡敦詩書而雅尚文學名祖
肖孫懋紳笏而震慴奸邪賢兄難弟肆予今日倚仗
之意乃在清朝激揚之時顧惟摠戎一營實是圻服
重鎮控一道管轄之力固我邦圻按列營輔車之形
壯彼軍制鎮京師而設北城之險體額視南漢尤尊
置瀛府而扼西路之衝形勢比沁都頗緊奈此延年

李王家藏書

難救之弊實在主將數遞之餘兵籍踈虞無復安厄之可恃財簿虛耗若為內外之相須顧此任不其重歟宜簡文武俱備當是時屬之誰也必須休戚與同所以中宸聽聾之思不待廟議登對之擧茲授卿云云卿其祗承寵命克體訓辭出則約束申明宜若臨陣而對敵入而謨猷叅決庶幾竭力而殫心於戲壁壘增威為是托肺腑之義旌旗變彩佇看壯鎖鑰之功

敎黃海道觀察使黃昇源書

王若曰擧一路之生靈方欲委寄察通班之材望眉

宜遴掄攬衣之宸憂將紓褰帷之風采可想念彼黃海一域寔兼青丘重藩介二京之周遭阨塞重隔兩越於莽蒼海防多虞絃歌邈於石潭士民則不識義理貨利通於關市風俗則常喜鬪爭粵惟四岳之體尊按撫誰能盡職伊來百事之叢集剸理難以得人惟卿以名相之後孫謫故家之遺韻延於仁厚有容之量休休貴在質純無邪之衷斷斷退然若虛而實文華得於家傳庶幾所守者存恬靜自其本色累長師儒之席將欲用爲久置延客之班有可知者宜先試以民事惟簡在於宸心茲授卿云云卿其益祇

弘猷祗服寵命俾慴郡縣廉潔可以生威剖判簿書
公明可以集事自餘裁稟厥有典章撫百姓而勤孜
朝家之德意可布副一方之心望近臣之體貌宜尊
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洪忠道觀察使金文淳書

王若曰國家有用人之規固宜難慎方岳乃宣化之
職尤重遴掄况今數運之已三四遭又彼泉獘之難
一二計惟卿故家厥韵妙歲魁元爲是忠獻之遺孫
人所期待不墜詩禮之舊緒世亦稱譽才猷著圻輔
之治恢恢游刃言議見臺閣之論斷斷寸心幾置籌

司盖欲廟務之鍊熟乍八銓部亦期藻鑑之公明永
念湖西一區之難治尤甚海東八路之分列絃誦寖
遠士或藉言論而妄自標稼穡不勤民多遊衣食而
無恒業伊來亂孽之滋熾實由敎化刑政之未敷至
若旬宣之爲要何以懷保懲戢之兩得況値凶歉之
爲患將欲分憂念彼憂虞之多端誰能盡職要專委
於一路簡惟在於重宸玆授卿云云卿其祗膺寵章
益懋治績朝家隱恤之意宜使士民皆知歉歲蠲減
之方必須惠澤咸被若夫庶事之綜理素知詳明至
於一方之澄清宜勉威重自餘裁稟式遵彝章於戲

都畀五十州生靈想卿風采須盡千百計區畫弛予
宵憂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咸鏡道觀察使徐有寧書

王若曰如周有岐肇萬年之基址若虞命岳畀千里
之屏維庸循僉諧克慎惟簡念茲北臬鎖鑰之寄尤
重諸路疆域之分雪磧邊烽朝暮疑獵狼之火冰江
胡騎咫尺聞射鵰之弦武力漸衰久矣金節制之拓
六鎮治化未究邈乎鄭文淸之與四條互市交倉幷
啻一二事痼弊疲氓殘伍况經數三年凶荒惟此地
宣化之責固難而明廷咨收之舉宜慎惟卿楷模端

正資性溫良立朝行休素著謹慎二字遇事夷險不
替殫竭一心十年宰班巷外閒無車馬半生儒素室
中惟有圖書觀謠海西已見碩鼠之上戢槐岳漢北
益效戎政之綢繆欲求邊臬攬轡之才無如一个挾
刃之手茲授卿云云卿其祗服寵命益懋弘圖惟恬
簡可以鎮服邊門惟仁厚可以孚化遐俗秋蔘冬貂
犯禁之姦民可戢縞布玄髢染已之貪吏宜懲壯城
壕於三邊戎備毋忽積芻粟於列郡糴政須嚴治欲
敷文宜重俎豆之事俗則尚武須奬弓馬之才自餘
稟裁厥有彝典於戲千餘里闔阨形便所可指於掌

中廿三州生民奠源須默運於心內故茲敎示想宜
知悉
不允批答
領議政鄭存謙四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溫諭至再至三卿須見諒曩辭愈往愈懇予
欲無言須止控免之章且聽諄複之諭顧今國事莫
可爲之勢實非大臣必欲去之時惟民國虞憂之浩
繁若無止泊雖君臣上下之濟礪亦難措施人心陷
汚何以明大義而化頹俗朝象泮渙何以建皇極而
叶羣情嗟重宸之勤勞有誰協賛藹上天之警告懍

若履臨惟是元輔老成之姿可資台席委毗之望繇
繇惟有悃愊所貴遜躬恂恂若無猷為可以鎮俗夫
何引義丐閒之計乃在責成委任之辰卿欲退歸莫
曰無補於贊化予則倚毗將期有賴於出治試看今
日之事何如罔知攸濟庶幾昔者之疾已愈無容更
辭一節靡他豈棄予而嘉遯六對久闕欲待卿而禀
裁勿以敦廹而為嫌庶或感激而自效於戲鞠躬盡
瘁固是古大臣亮忠協心共貞宜副予一人期望所
辭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永昌大君墓致祭文

瞻彼孤墳漢南之坡年年春草行路咨嗟癸丑之事嗟何復說已過百年人猶為怛 聖祖撥亂首伸幽枉既復其爵又改其葬至今流山樵牧指點自然人情於焉有感茲予謁陵輦過其衕慽然興思且稽舊章爰命禮官奠以泂酌庶有冥感予誠必格

明安公主海昌尉吳泰周墓致祭文

繄惟王姬淑慎嘉柔下降名門有匹其休華胄蟬鬱世以為榮不改布韋都尉賢名素履居貞彤管著則克闡家聲允矣謙約肆昔 肅廟友于隆至宜受榮祿共保永祺鸞鏡先虧鳳簫復斷仁者無壽昔人攸

歎賴有繼嗣軒冕奕世不食之報非此可覩維廣之阡衣履同葬謁陵駕過睠焉路旁屬雖稍遠情有所感追惟古事起予愴念肇路致酹矧有舊冊觴豆替誠尚格斯奠

三角山祈雨祭文

嵩嵩三角乃尊群秩若天可攀有雲其蔚乎辟飛霤冥谷生飃靈氣莫測灝灝浡浡神胡不顧致此旱魃失我麥熟閔我禾茁予憂予民若恫瘝忽欲決長河以沃民渴式潔牲幣敢禱冥隲一注千里冀我苗勃

白岳山祈雨祭文

維肅白岳在都之北乃蓄其靈雲隆而渥不見其運功利斯博玄感不爽至禱可格繄我穡事遭旱孔酷其麥不穮其禾不鎛百夫魚喁四疇龜坼若恫在己靡甘玉食載潔我牲載虔我祝無忒冥應崇朝其澤

木覓山祈雨祭文

有如几案彼南山巋豈無群望瞻焉在邇噴霧噓雲著靈孔祉默禱冥感宜蒙其庇奈此春夏旱氣靡止焦我疇畝妨我耘耔如鮒在涸民其瘁矣予心其憂惟神其恃蠲牲潔幣至誠格彼毋屯其膏沛如河水

漢江祈雨祭文

悠悠漢水有國其帶蛟龍所宅川谷皆會雲蒸霧液
靈功其寂動應無方化妙爲大維夏亢陽爲戒民害
災虐焦野風凄捲霧麥歛禾痒民其何賴予庸憂忡
日夕罔懈牲幣齋誠命官敬酹冥應如響一夕其霈

奉 命諭祭濟州大靜旌義三邑飢疫死亡文

嗟爾域內饑疫死者漠漠衆魂散在原野咸聚中央
明聽余言余奉 王命慰爾煩魂歲當壬癸荐災不
熟仍以疫癘民罹其毒推哉 聖心若推如傷海恤
如雲取粟漕倉吏或失事民則無告饑病顛連廼以
干報 九重震驚爰命繡衣嚴罪長牧死已莫追

命築壇墠 命具牲醴 聖諭惻怛 俾官酹祭
恩言有及孤寡来會以哀為榮恨甭冥昧甭生甭死
恩霑及骨理宜必感氣或有結川原曠漠叢薄掩
翳啾啾唧唧煩鬱為癘聽玆 恩命享玆牢蓄迅如
風捲廓如霧收同歸太和祐我民社甭本吾民寧或
干化
箋文
英宗大王尊為世室 元子定號 大殿陳賀箋
文
宗 先王之至德百世不遷擧 元嗣之嘉稱萬方

以慶穫聞盛禮普切歡情恭惟　主上殿下達孝光
前嘉猷垂後鴻基資緒克追疊疊之謨貽趾叶祥遂
騰綿綿之頌猗　廟禮舉初定之典又　國本有永
鞏之休伏念臣玆當賀儀倍激微悃遙瞻　北闕綴
阻稽首之班遂與西臣齊效延頸之祝
　惠慶宮加上尊號陳賀箋文
流慶祉於宗邦咸頌慈化垂聲光於典冊載覩縟儀
喜溢三宮歡切八域恭惟　惠嬪邸下徽音垂則至
德難名受隆養於　至尊化齊服練篤邀祥於　元
子慶叶含飴遂展敬於宸闈誕增輝於瑤牒伏念臣

恭聞盛舉倍切傚忱幸際聖時纔覩本支百世之慶
仰欽盛孝仍祝壽考萬年之休

冬至陳賀箋文

神眞符化叅至數於乾旋綵線添輝履景福於綿行
一陽漸長萬品以貞恭惟 主上殿下法天行仁對
時育物神休叶一索之象 主鬯膺祥至化回積陰之
運淂輿載衆肆陽数適會於始復而治道益驗於方
升伏念臣跡忝藩司班阻庭賀斗回建子瞻北宸而
懸誠日至生陽擬南極而祈永

甲辰正朝陳賀箋文

回唐堯之舊甲千歲爲春屢周王之新正三元迓慶
一歲之始百祿是宜恭惟 主上殿下德享天心化
順月令彤闈惜寸暉之報仁多類推青邸喜尺衣之
長教先躬率猗歟孚協廣布之惠遂遍陽和方外之
辰伏念臣忝守外藩玆逢令節浿上送歲邦堪北望
而瞻天闕外同春聊與西民而祝聖

恩坡散稿卷之三終